茶餘客話

婚表

山陽阮葵生著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迂也過時則情鬱天折則無後昏嫁過二十非父母之道古禮不必盡可遵宣尼之家法也

家禮昏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俗謂之鋪房然不過氈褥帷幔之屬近世則用床枕似抱衾裯以從人於詩未宜按張陳壻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未往而先飾寢非貞女不行之義不若壻家設床幔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奩飾荊布箕帚示爲婦之義以諸女賫往不猶愈乎

余老友王某年六十矣喪偶謀續娶余勸其納妮不聽執伊川宗子七十猶娶之說覓聘閩中一武職女始及笄今聞其已娶矣先儒制禮不背人情迂腐者執以害事登徒子轉得藉以行詐言禮者慎諸

宋時閥閱之家不以再嫁爲辱范文正幼隨母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及第後凡遇推恩多與朱氏子弟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婿純卒陶妻亦亡遂娶范家長嫂忠宣但疏之耳文正復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獨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明時有一母生兩子各狀元者王道必本人情先王緣情制禮此固不在禁內宋儒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噫古今來多少名公卿賢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責之煢煢少婦耶是惟有任其自爲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貞奔弔則斷宜禁止故國家不設旌典其盭乎情而不能自已者斯聽之可耳

通志氏族畧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

昏不作樂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東晉升平八年將納迎皇后大議應作樂否太常王者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閶闔按門鳴鐘鼓奏伎王彪之議云鳴鐘鼓所以聲內外吉凶之常禮非樂也迎皇

后不樂焉庶人之家乎近日愚民無知並喪禮亦復鼓吹作樂是宜禁也

雍正元年定公納采禮金領約一具金簪三枝金耳飾一副段衣四襲段衾褥三具納采日燕用牲九成婚日具筵二十席　侯納采禮與公同納采日燕用牲八成婚日具筵十有八席　伯納采禮與侯同納采日燕用牲七成婚日具筵十有七席　一品官納采禮段衣三襲餘與伯同納采日燕用牲六成婚日具筵十有五席　二品官納采禮段衣二襲段衾褥一具餘與一品同納采日燕用牲四成婚日具筵十有三席　三品官納采禮金簪二枝餘與二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三成婚日具筵八席　四品官納采禮金領約一具金耳飾一副段衣一襲段衾褥一具納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六席　五品官納采禮與四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五席　六品官以下納采與五品官同納采日具筵用牲二成婚用牲三自四品以下領約耳飾各聽其力能具者備用　軍民人等納采禮衣一襲衾褥一具具筵用牲一成婚日用牲二　凡有品級官員婚嫁或用本官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鐙不得過六對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僭用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八名鐙不得過四對一應綵亭概行嚴禁

又定例漢人納采及成婚禮四品官以上綢段不得過八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食品不得過十五品以下官各減二八品官以下有頂帶人員以上又各減二軍民人等綢絹不得過四果合不得過四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至庶民婦女在僭用冠帔補服大轎者禁違者罪坐夫男

古以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劉謐只謂十五以上皆可婚娶則十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尚屬童歲耳昔袁淮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為長殤十二至十為中殤九至七為下殤六歲以下無服子曰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殤謂以成人葬之也

宋朝冕之卒凶問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一日本朝惟湯文正公卒徐東海於京寓設位哭之郭副憲琇亦赴東海寓中舉哀湯爲郭之舉師徐則湯之契友或云徐之設位蓋誘郭以行其私云

汪舟次封琉球回遭本生之喪特許解任治喪家居三年而後服官近制凡本生之喪丁憂一年必回籍至喪次

哀以衣掩口也弔以巾掩口也凡臨喪爲死無不哀者爲生無不弔者　凡臨喪發聲而無所辭謂之曰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不減十五舉傷之至則涕泗交頤雖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皆涕泗即哀容悴意亦無不可令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非臨喪之禮文家禮言之不詳呂甯陵辨之如此

喪家十二禁稍知禮者皆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豐腆五遊殃殯除六作樂開喪七沿村謝孝八迎送孝帛作謝九請貴客題主十除明器外用紙劄十一棺槨外斂身太美十二朝夕門戶不謹男女混雜不防按許魯齋之家喪不各知所禁惟篤信風水斂身華美雖名公卿賢士大夫咸不免

邱瓊山謂夫亡不宜立嗣明是因人財產呂甯陵曰老婦無依少婦欲守而同族利其家貲不許立嗣棄孤寡而誘爭逼改適而喪節財爲衆人所得而死者爲不食之鬼忍乎律時王之制也所既許之矣若乃孤子無父而嗣人非萬不得已行人所強者則不可從謂不得受命於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予家宗法凡無嗣者家產不拘貧富除房屋私藏器具牲畜外其田莊店鋪令與繼嗣兄弟原產一槩均分如絕嗣者田千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千五百畝每人五百畝如絕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田千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人四百畝絕嗣者無產而所生之家本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者富不

嫌於饞者之貪竊以啓爭絕者實不至於飼者之嫌實而厭饞矣

凡居喪一切用素色至几案器具則從無更置者宋高宗諒闇時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敢用檀香椅子耶時趙鼎張浚爲相

張稷若篤恭論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聞老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襚斂殯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朔望之設歲時禫祥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爲況於儀度之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幢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于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糾譟作于斥苦方相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違者相老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妻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異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盡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士璽窆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儀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鑾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栽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有者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小斂之衣美者在中大斂之衣美者在外

儀禮義疏斂衣不紐則左右衽皆可紐若帶紐蓋謂如大帶之紐指活結而言孔疏云生時帶並屈紐使

易抽解死則不復解故結之此乃俗言死結活結之由來也

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屬纊之時並妻妾亦迴避

士襲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尊卑之數不同天子十二稱高氏曰後世不知襲者止用袷襌小斂大斂則並無之雖貴客衣至殮皆積于無用不以附親之身　又家語孔子之喪襲十有一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按古者襲尸不冠家語本非古書語不可信

順治九年定官員故殁所服衣共五襲冬三襲春夏各一襲封公侯以下不許用蟒緞字違者治罪　二年六月禮部言本朝喪制是月不伐樹不焚楮不上墳奉　旨著照議傳諭旗下官員喪官不必傳諭見八旗通志

在任守制乃　國家因時制宜人地相需不得已權宜之計謀署官事與平時無殊而慶賀迎送之時節則稍殺焉雍正七年浙督李衛丁內艱同治喪百日赴浙　上諭凡請安拜本皆常服帶素珠即同從吉不過不著綵色耳至元旦朝會筵工齊集之期大典攸關非朝衣不可大學士朱軾數年來從未素服入宮廷也　上諭凡內外大臣官員在任守制者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倘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著代替行嗚呼是皆爲吏治民生不得已之苦心也

閩白詩嗣鍾衍敬丁憂去職枉道遊武夷山作遊記仍敲詩敲冷具至性不應昧謬至此昔一二縣兄弟居喪禁斷詩文再朞之內不著一字陸文安稱爲知禮仍敲敲冷反不及二一縣之枚嘲者敵予尤甚譚友夏撰喪銘不以國飾不爲徵詞反稱其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豈不俗便當行樂乎

朱子云前者某人丁所生母憂問經必有問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得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

只設莫若從厚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知此禮者又答門人問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　又答蕭尙甫書云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

品官家祭之禮居室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墻北爲夾室南爲房楹前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庭繚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與三品以上同（世爵公侯伯子視一品男以下按品爲差）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分藏遺衣物祭器陳於東西序餘與七品以上同（在籍進士舉人視七品恩拔副貢生視八品）堂後四楹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南向高祖以下親盡則祧由昭祧藏主東夾室由穆祧藏主西夾室遷室祔廟依昭穆之次東序西序爲祔位伯叔祖之成人無後者伯叔父之成人無後及其長殤（十六至十九）者兄弟之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十二至十五）者妻先歿者子姪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下殤（八歲至十一）者皆以版按行輩書男統於東女統於西東西向

每歲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戒子弟贊祝一人贊禮一人執爵每案二人分贊祔位東西各一人

凡在廟所出子孫年及冠以上皆會行禮

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致齋前一日主人率子弟盛服入廟洒除拂拭各室前設几几前供案堂南總香案一鑪案具祔位東西各設一案　設祝案於香案之西設尊爵案於東序設盥盤於東階　視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　視滌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一

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敦敦同（以時代用[illegible]器）俎實牲鉶實羹

敦實飯籩實時果餅餌魚腊獸腊之屬豆實炙胾時蔬之屬

厥日五鼓主人朝服與執事者盛服入廟主人竢於東階下族姓竢於庭東西以昭穆世次爲序執事者

陳鉶鐙於供案南陳尊爵於東序案上（以壺代[illegible]者[illegible]）陳祭文於祝案實水於盥盤加巾　主婦率諸婦盛服入

治饌所視烹飪饌定入於東房治籩豆之實陳鉶敦匕箸醯醬以竢　質明子弟之長者盥詣各室前一

叩興啓室捧主以次設於几（祧位考右妣左　祔位考左妣右）分薦者設東西序祔位畢　贊禮立堂東楹下西面請就

立東西序端相嚮　贊就位主人升自東階盥詣中嚮拜位立族姓行尊者立於東西階上卑者立於階

下皆重行北面　贊參神主人入立左門詣香案前跪執事二人（司爵者[illegible]）一奉香盤一捧爵斟酒詣主人左

右跪左奉香三上香右奉爵三上爵主人酹酒於地以爵奠於案興退出右門復拜位及族姓行一跪三

叩興　贊初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匕箸醯醬於几前案北跪一叩興徧及祔位退入於房庖人解牲

體實於俎執事捧以升各薦於供案　主人詣高祖案前執爵者捧爵主人獻爵奠於正中跪叩興以次

詣曾祖禰前獻爵如前儀分薦者徧獻祔位酒訖退立於拜位　贊讀祭文主人跪族姓皆跪祝詣祝案

之右跪讀訖興以祭文復於案退主人以下三叩興　贊亞獻庖人納羹飯於東房主婦率諸婦和羹實

於鉶實飯於敦出薦於案及胾炙腊肉復跪叩興退如初禮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左　贊三獻主婦率諸

婦出於房薦餅餌果蔬叩退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右分薦者徧獻祔位酒皆如初獻儀　贊受嘏祝取高

祖供案酒饌降至香案之左主人詣香案前跪祝代祖考致嘏於主人主人啐酒嘗食反器於祝授以興主

人三叩興復位　贊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　贊望燎祝奉祭文由中門出送燎主人退避東階下行

[illegible]役者咸降階主人詣燎位視燎畢與祭者出　主人率子弟納神主上香行禮徹祭器饌於燕寢潔滌

饌畢之闢門各退　日中餕與祭者尊卑咸在按昭穆布席東西相嚮位別以行行均以齒主人揖尊者
入席諸父兄弟子孫各揖尊者及相揖退坐主人酌酒獻於尊者尊者酢之主人進饌於尊者尊者飫衆
皆飫諸卑幼各酌酒獻於所尊獻酢畢尊者起衆皆起隨出主婦餕於內儀同
老遇覃恩告廟誕吉致齋陳設均如時祭先期則贊制辭一通祭日進爵讀告辭後以追贈告主人率孝子
卑者奉妣主如有尊者則主人奉妣主族於廟門外宣制者一人以同姓或隣已仕者朝服奉制入廟門主人族姓跪接隨
至階下序立考東妣西族姓重行立其後皆北面宣制者升東階至香案前南嚮立主人以下皆跪宣制
畢主人率主婦衆行三跪九叩禮宣制者奉安神案前正中降階出主人奉主詣神案前改題新贈爵位
奉主復位退各就拜位再進爵三進爵受福胙如時祭儀畢焚黃
薦時則薦一二三品時果庶羞每案四盤四五六七品時果每案二盤庶羞每案四盤八九品及未入流
時果庶羞每案各二設案於室每案設箸壺具香案設香盤一夙興主人率子弟入掃除陳設畢迺啓室
主人跪上香三叩興子弟取壺酌酒進於主人主人奠酒訖子弟復奉壺從主人遍獻訖以次詣各案
薦獻如前儀徧主人一跪三叩興迺闔室每月朔望庶羞時果各選設一等餘儀同八九品及未入流者
止供案一跪三叩因時致告與朔望同
凡庶士貢監生員有頂戴者家祭之禮於寢之北為龕以版別為四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位如前儀南嚮前
香案總一服制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男東女西相嚮事至則陳已事焚之不立版　歲
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菜盛二一盤肉食果蔬之屬四器羹二飯二　前期主人及與祭者致齋
之前夕主婦盛服治饌於房中　厥明夙興主人吉服率子弟設香案於南然燭置祭文於案北設供案
二昭東穆西均以妣配位南嚮設祔案於兩序下各一男東女西東西嚮主人以下盥奉木主設於案設

祔位於兩序案訖主人東階下立衆各依行輩東西序立主人詣香案前上香畢率在位者一跪三叩興主婦率諸婦出房中實七箸醯醬跪叩如儀退子弟奉壺主人詣神案以次酌酒爲獻訖皆就案南跪叩興子弟薦祔位畢主人跪在位者皆跪祝進至香案之左讀祭文訖興退主人以下叩興再獻主婦薦饌獻三獻主婦薦餅餌時蔬主人酌酒跪叩均如初儀畢主人率族姓一跪三叩興祝取祭文及祔食紙位焚於庭衆出主人納木主徹退　日中而餕暮一舉布席於堂東西北上陳醯豉七箸如其人數傳祭食於燕器熟酒饌族姓至主人帥入序位以行輩年齒爲等族揖卽席進酒饌酬酢如禮湯飯畢長者離席告退主人送於門外諸子弟皆隨　出徹餕人餕餘食皆盡　月朔望日主人及家衆夙興盥洗啓室然燭詣香案前依行輩序立主人上香訖子弟奉茶主人獻茶復位率衆一跪三叩興徹茶閉室衆退若家有吉事主人盥洗啓室然燭焚香以其事告行禮如朔望儀

凡庶人家祭之禮於正寢之北爲龕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進節序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具其日夙興主婦治饌主人率子弟設案於寢室奉神主於案上以昭穆序主人立於香案前家衆序立於主人下以行輩爲先後主人上香一跪三叩祝利上主室徹退日中衆餕神食歲一舉論行輩先後同行序齒列坐酒行不已醉揖以退月朔望日獻茶然香儀行禮告事亦如之均與庶士儀同

民公溘逝之禮子截髮去冠纓夫人以至女子婦去簪珥剪髮兄弟以下僕婢以上皆男去冠纓女去首飾設幃堂立喪主內喪主赴告親戚僚友擇時進朱棺朱漆金花殮於室正中既殮設靈座陳奠几五服之人皆成服喪主及諸子居苫次大功以下異室者咸歸其家成服後每日朝夕奠午奠餅餌陳設執事族人咸齊集上食如生時遇朔望於朝奠具殷奠不設加盛卜日而發引前夕祖奠翼日以輀車舁柩以靈車載魂帛陳鞍馬八疋僮從各以次前導柏翣幃用青藍朱紛翣大六十四人引以丹旐銘旌丹旐人用

人用錢陪 及殯所陳安每日設奠加前行初祭親族咸集設饌筵十有五席羊七楮帛四萬設衣冠爲尸祭
畢焚之大功者至此易素服行大祭禮儀與初祭同喪主以下咸薙髮五月而葬先期行題主門府葬期
先期祖奠至時昇柩如發引儀葬畢成祭羊酒楮帛皆隨宜酌用祭畢卒哭守塋人四戶期年小祥再期
大祥及三周日悉期塋域致祭羊楮饌筵各視前減半二十七月服闋遇釋服從吉
侯伯遣逝斂以朱棺陳鞍馬七匹初祭大祭用羊十六楮帛三萬六千伯三萬二千饌筵十有三席伯
十有二席餘皆與公同
品官喪儀與公侯等發引鞍馬一品六匹二品五匹三品四匹四品三匹五品以下皆二匹兵民一匹
丁棺帷一品至五品皆用錦金書藍色綺六七八品用青藍紫綺九品及有頂帶者用青綢兵民殯棺以
布 守塋人一品二品二戶三品五品一戶六七八九品二人 初祭大祭一品楮帛二萬八千羊五饌
筵十二品楮帛二萬四千羊筵同一品三品楮帛二萬羊三筵六四品楮帛一萬六千羊三筵五五品楮
帛一萬二千羊二饌二六七八九品楮帛一萬筵三羊二 昇夫一品二品六十四人三四五品四十八
人六七八品三十二人九品二十四人兵民十六人
伊川先生不以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他人不知木主又何得盡似吾親耶伊川高祖少卿有影帳旁
畫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亦畫二婢曰楚雲曰賽奴皆侍兒裝妄是程氏先亦因有影
堂也古有結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義況君
先君行之又何病乎時乎孝子慈孫于木主影堂兩存之可也淮上一明經病其先代影帳皆庶人裝不
壯瞻觀一日入肆見門雖畫片內有畫影像甚多皆峨冠朱衣作貴者裝明經流涕曰此吾先代老祖也
捆載而歸歲時伏臘裝潢懸供傳示子孫而家藏故物付之咸陽一炬影帳之流弊至是伊川之不以也

亦宜狄武襄不受梁公畫像有以也夫

墓祭非古先儒言之兼詳潛邱先生曰東郭墦閒之祭墓祭也東漢建武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列曰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亦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與後世皆以墓祭爲非古予謂孟子且勿論試別徵之成陽靈臺碑歷郡致嘉祭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見于集者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祭于畢畢乃文王葬地見于史者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見于經者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古者墓而不墳又無誌碣故設木主而依神非神之果依乎木孝子之心如在其上耳若墓則骨肉藏于中體魄存於中而乃謂木主爲吾親而墓中者非吾親也豈孝子所忍言乎木也墓也並重之可也何必擬于古

稱孤稱哀前人聚訟迄無定論則功令亦未著明文許衍山三禮一說甚爲可行曰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大有未安繼母在堂稱哀則無繼母不稱則無前母庶子父歿嫡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則無嫡母稱孤不稱哀則不顯其生母亡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曾與既同一斬衰三年則不拘父母前後死嫡子衆子但稱斬衰子庶子爲所生母死稱斬衰子嫡子衆子爲庶母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斂期服生功服姪之例不亦理順心安乎

主婦送賓送于闈門之內婦人送兄弟不踰閾於門之內見賓在闈門之內闈門者乃今東西腋門

唐王璵爲祠祭使廢帛用楮此在當時未嘗非崇儉之意家從伯雪亭先生深以爲非家祭概不用嘗云自唐以來歲歲家家焚之人人棄破屋子不但黃金與土同價而已不足貴則無所需也然而此物至今未革每歲所費殆難計耗有用之財擲無用之地始作俑者其王璵乎或云紙錢始於殷長史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如盞口其印文黃者曰泉臺上寶白者曰冥遊亞寶按

自漢以來卽有以紙寓瘞錢之文予嘗客武林見擡箔者聯衢達陌男婦老幼殆不下萬餘人皆指此爲生計當不獨杭城然也假令禁革此輩有游手之虞誠不必議裁也安溪先生云錢楮乃五代後所行之久亦難廢使聖人到今其制禮亦不同於三代時蓋人之習俗古今不同卽鬼神之情狀亦古今有異古人祭取蕭合黍稷焚之所以求神於陽灌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朱子謂用燭乃爲人事非爲神也毛西河謂紙錢代幣帛乃是明器阡張紙卽乃刀布故刻文如凵如几其卷紙而束者卽帛也錢錫糊銀形者卽璽[illegible]也徐仲山曰爇以香自焚以明自煎卽今香燭二物也陳東巖嘗言此皆太平興隆之所故有此俗試看災荒之地豈復有楊腥焚香者其言殊有味乃知近儒所見之不廣也

古有飾墓禮明代定制碑一品螭頭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其石人獸馬望柱差等以品級爲多寡俗云五月飾棺三年飾墓以葬時不暇及可漸飾也

許養齋立軔亦義甚偉持論亦正臨終誡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伊川先生謂高祖之父以上當就始祖數下稱第一世祖二世祖引始皇二世三世以至無窮語陳定宇謂士庶不得比王者諸侯有始封之君可稱始祖士大夫自雖的指何世爲始祖經傳皆由吾身上推如云四世而緦五世祖免皆上推也左傳載孔子家語弗父何正考父處註皆自孔子上推是高祖之父爲五世祖高祖之祖爲六世祖也

喪三年不祭朱子居喪于四時正節不舉俗節以墨衰行之蓋古人居喪凡居處語言皆與平日絕異故祭禮雖廢而幽明無憾若近人出入起居飲食與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事竊所未安士大夫當反

心自問審擇而行可耳

漢武帝元狩四年因用度大空有司請更錢造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按後世楮幣實肇端於此然前之以薦璧朝聘非以此為閭閻之用也　其制雖與楮鈔不同而不用金銀以他物代之則權輿於此也

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殤不立尸餘則無不尸者自漢以後遂不立尸程朱雖謂未加論斷此乃孝子無已極致之情有不必執古以非今者祖考之尸用諸孫祖妣之尸將用諸孫之婦邪則形氣固不屬矣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取諸孫女也夫有事于祖考而令女子與兄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於夫婦人倫之變也抑或取爲祖尸者之妻爲祖妣尸夫同牢之禮僅用於始昏同于室不同于堂自此以外必厚其別乃于禮樂之地兄弟具來子姓咸在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褻其矣或又謂妣配無尸以祖尸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又不倫矣至曾子問謂祭成人皆有尸更不知何所立矣我　朝制禮設衣冠陳宗器可為世行之矣

陳浮州勸廉疏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富貴者羨貨無已貧賤者恥其不如游末趨利多離南畝棄其本業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　始由于不儉其繼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飢寒飢寒切身而奸宄以起以至刑罰不能止如水之失隄防矣張儀封云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二公立言之旨如出一口蓋勢有相因必至者

八蜡無八月之蜡三月曰蚖珍四月曰柘又曰蚖五月曰愛珍六月曰愛七月曰寒珍九月曰四出十月曰寒凡八種所謂永爲蜡也

潘岳西征賦禮佞臣以拜鄙注引王莽事魏書佞幸王叡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

餘人皆舉聲慟泣以榮利時銷之義孝予舊閱小說儒林外史有揚州人拾族中之葬而奔一鄉大夫之喪者殆亦所謂佞良者乎

陪祀致齋各官有期服者准注冊一年不齋戒大功小功緦麻及在京師者准一月不齋戒在原籍以聞訃者准十日內不齋戒會典三十三年

凡小祀不進齋戒牌各衙門亦不致齋

茶餘客話卷之五終

兵、刑

山陽阮葵生著

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節武臣力遴驚歷代火器之利自古所無天聰四年備鑄祝世蔭從征大凌河進紅衣礮法率命監造明年春工成十月攻明于子章臺用是礮擊破之遂入關風聲所自是軍行必載紅衣大將軍以從賜號曰天佑助威大將軍世蔭累官工部承政國初定開科取士之制亦世蔭陳奏 本傳

順治十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前在盛京遇有緊急則鳴鼓以集聚及入北京因城市遼闊命設礮于煤山以爲信今太平日久無所用之但或有急詔王大臣會議之事無憑集衆乃命于白塔九門各設礮五座遇有應集衆者白塔先鳴礮九門俱應之御前大臣侍衛等入直所不入直者與八旗堂官俱分地集衆議政親王以下貝子以上頭入集午門外不預議政王以下公以上屯于本固山集衆之所其白塔鳴礮或奉 諭旨遣員或部臣持金牌以往牌鐫鳴礮字樣此牌平時藏禁中如有急不及報聞則各于有急之處鳴礮聞礮聲則各門俱應之 通志引實錄

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 上諭扈從大臣馬齊張玉書陳廷敬曰宋明時議馬政皆無善策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六萬羊二十萬若將此馬與牛羊入內地牧養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絲毫之餉而馬蕃自然孳息因定額以馬十萬牛六萬羊二十一萬爲限向年疫氣行蒙古馬畜多有倒斃而官廠同在一處竟無傷損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徧滿山谷歷行七八日猶絡繹不絕

文書緊急者向例驛遞日行六百里近因軍營羽書有八百里加緊者經過郵站劃定時刻處分極嚴元時呼快行役曰貴由赤官試之限三時行一百八十里以先到者爲上初試時監臨官封記其髮以一繩攔定俟齊立去繩令走或自河西務至內中上都或自泥河至內中直至御前頭名賞銀一定第二緞表

褒四明季李道夫三才撫淮時有兵頭姓一日可行千里

生員殉難無加䘏舊例康熙十二年范承謨難節同時殉難五十三人中有生員嵇永仁王龍光皆追贈國子監助教儒十沈天成贈國子監學正保康熙四十七年追贈按康熙十七年浙江巡撫陳秉直因游擊萬侯之子魏棟係生員與父同殉難部議魏棟贈國子監助教

汪鈍翁作彭子遂傳云公請洪文襄論滇事曰以兵攻賊不如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如以土兵攻賊文襄用土兵屢敗賊又曰賊有難破者三而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不能長驅逞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如飛猿首掩目轉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如蛋蜴猿猴遜其便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荊棘或履巉岩或由河水石溝不可蹤跡難破三也然其黨不過餘數千人可擒一也我軍已據賊巢賊 逆將盡不能持久可擒二也處處關隘設險防範無外潰可擒三也此賊一日不得食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

俞大猷曰沿海安澳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避兩面者十八處奸船雖恐不畏死而疾風怒濤亦必擇善而泊宜飭巡海舟將不必以擒賊為功惟密偵其巢穴即以大師擣之又奸船必資食糧伺寇米商所得幾何皆恃魚舟私載內米與之交易且日需淡水須登陸汲當責成濱海州縣魚舟只許帶 桅平底朝出暮歸不許經月不返凡海船取井泉之處可湮者湮之不可湮者土著之民十家輪守此二事實力行之可杜海患

岳將軍行圍疏云兵丁行走步趨率多軟弱蓋平日宴安不習勤勞之故臣擬冬三月農功畢後于成都附郭依傍山阜之地不過百餘里前往圍獵親加訓練教以分合進退之方安營住宿之道俾馬兵馳驟行間嫻其騎射步卒奔走原野練其足力如此勤習歲行三次則兵丁習勞苦自知紀律

使船即用造船之人則不察工料而且知愛惜領兵即用練兵之人則用心而亦相識認

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以律始於盜賊也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禦姦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六篇外又增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後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律之名始于蕭何

漢時有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即張斐所稱朝會正見律 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三百餘篇如今之成案集者令甲者以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耳 陳忠上決事比三十三條決比辭訟事也應劭採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崇文書目有春秋決事比即獻帝時應劭所上董仲舒春秋斷獄也馬融與鄭玄共緣飾經刑 晉志晉漢貞帝時王粲除先帝舊穿令斷律凡百餘事言改除其穿鑿之律令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有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有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有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有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有二曰絞曰斬此笞杖徒流死後世五刑之始也殆不可易矣鄭康成云懸縊殺之曰磬加罪梟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也格者百官有司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違悖于三者及為惡而入于罪者則一斷之于律

唐律初因隋舊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此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也後詔裴寂更撰律令太宗詔長孫無忌房元齡復定舊令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條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條修唐律疏義三十卷趙綽著金科易覽三卷 高宗時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

武后時有垂拱格元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以刑律分類爲門此分門之始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宋初因唐律令格式之制至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宋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定例分類編纂與法妨者悉去之　按律者歷代相傳之典例者一時風尙之宜律所不載用例可也旣有成律何以例爲　宋竇儀修刑統三十卷元豐斷例二十卷　葉適國本論云今世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爲重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亦不禁民以自利均田經稅民無爲生之苦其狠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刑誅之今世之民自犯法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山役賦稅之不齊飢寒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也蓋民之爲非多因于飢寒而飢寒之由至不齊耳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律笞杖罪旣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笞五十者止四十七杖一百十者止一百七天下死囚定讞亦不加刑老死於囹圄故七八十年間老稚有不見斬戮者大約元之法其初得在仁厚其後失在緩弛而不知檢也　元有國朝典章十五卷

明洪武六年命劉惟謙等定律一準於唐之舊共六百有六條後又分合損益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律析十八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析戶婚爲戶役婚姻析門訟爲鬬毆訴訟廐庫一也析廐牧於兵倉庫於戶職制一也析公式於吏受贓於刑名例舊五十七條約存十五賊盜舊五十三條約存二十八名沿於唐而規模迥別

名例律卽李悝第六篇具法也魏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晉於刑名中分法例律北齊併刑名法例爲

名例冠於篇首

頌繫不覺入獄也頌與容通在京爲若盧獄在外繫也

臧劓即屋誅剠秧遺參夷之法夷其三族也

肉刑不詳所自要非聖人之刑有虞之世四罪而天下咸服當時極惡大獄莫過四凶不過如此下此者

豈反有剝膚斷體之事朱儒解五刑乃以苗民五虐之刑實之何耶

用山與白雲司引議一則云古者明刑弼教之義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前觸禁於後司刑者復

以私意行之竊人之廚寡悖戴盈千金之子避嫌抵璧內沒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一切之法外巩故循

則便嬖擅更莫開一面之綱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戢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

下則聽胥吏之浮言而一二其見甚則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

入顛倒與吏爲奸飢寒瘐死沉滯不問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株累之計罪人不必流決必

令嬰禁囹戶以爲賄囑之端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縲絏木索水火不穿詞奪理斬以一錢張乖且豈能無罪獄詞勘語層出然後出律即是情理有不明

不見之處

元阿魯圖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云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宜阿魯圖曰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用強壯

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則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

朱子語類殛非殺也殛鯀於羽山令死貶於山

元李簡學易記云議獄議其入中之出緩死緩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憝不在是典四凶無議法少正卯

無緩理

舊唐書王志愔傳對客曰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綱重罰在於施令嚴括以繩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爲積驕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駻於御策於奔踶詣俞附攻疾待藥石於屠豚適見秋稼轉逸將有吏深人懟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耿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縱恣免官僕射楊素奏言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甯經不變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寇庶事而可變動者乎

髀肥釋名髀卑也在下稱也禮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則髀在帶下明甚東醫寶鑑云膝上骨曰髀骨至髀骨之爲琵琶骨見於北史者北齊顯祖殺薛嬪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又張舜民畫墁錄云太祖招軍要琵琶腿束軸身則琵琶骨在股膝之間不在脊背左右也

夾棍始於宋理宗時以木索並施夾兩股間名曰夾幫又豎點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觀跳躍之狀則壓杠之濫觴也三木桎梏拲也拲兩手共一木俗名手杻桎一手各一木梏足械一足各一木也校枷也荷校滅耳是也不在三木之內然范滂注易謂頸手足被枷杻曰三木古之刑也亦曰鉗今之鍊鎖在足曰釱今之鐐鉗卽鉆也鐐卽梏也金章宗定鐐連環重三斤通雅曰鐐以木爲之穿一足

莊子罪交臂歷指國語大用鑕鑕卽拶也又作桚指今訛拶剮刀音剮刑人之刀也漢成諳曰當伏剮刀反接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兩手於背面縛謂但縛手於頸止見其面耳

蘇東坡謂東漢梁統上言高聚文景以重法而興哀平以輕法而衰當時不從其言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及老壯節而病便謂酒色可延年可乎統為東京名臣一出此言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戒哉疎而不漏

趙冬曦言立法貴乎下人盡曉不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直書其罪毋假文飾凡以其准加減比附設等字皆勿用使愚夫愚婦聞之即悟此切中唐宋律令之弊以於得免所因之罪一句致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錢公輔累疏爭辨聚訟經年而不定可知矣

今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衙門而刑官郎官及御史寺丞會審又謂之小三法司亦有所本雲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爲凡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是太子監國則詹事府左右庶子號大三司使又南部新書載大歷十四年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並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建中二年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則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今之稱大小三法司蓋亦有自

洗冤錄刺血一條辨父子骨肉之真僞六朝時已有行者豫章王綜列傳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者即爲父子按洗冤錄係宋人所撰未可盡信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隋文帝以所在官屬不敬憚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律在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唐猶沿隋舊也

董江都漢之醇儒引經有疑義遣使者訪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

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子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甲有子乙不能養乞養於丙乙長大甚丙成育甲因酒責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忿告於官仲舒曰甲生乙不能育以乞丙於義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容隱之律倘子犯叛逆亦並斷誅乎加杖所生則以不坐之條例父毆子論亦以義絕抵罪乎此耳食之誠引經斷獄當不如是世所傳仲舒春秋斷獄一書必係僞作

尙書是正呂刑篇曰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無窮上比罪一段今之用律有比照科罪者此其濫觴也矣

考竟釋名獄死也謂考得其情竟其罪而死也見三國華佗傳　瘐死因徒病死也宣帝紀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師古瘐或作瘉又與庾同

奇請他比成帝河平中詔曰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奇居宜反皆不按正律而別引他條以羅其罪

朱子門人問王介甫謂律是八分書何故朱子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按此則律文中之分行小注乃竇儀所解宋時雖用勅令而律之原文則仍其舊初無損益直至明洪武重修始有分合非古書面目矣

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秦制廷尉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名廷尉哀帝復名大理後漢復名廷尉歷漢無司寇故廷尉爲重有正有監有平謂之廷尉三官隋名大理寺唐宋因之唐有大理寺卿少卿掌刑獄而上之刑部宋刑部以郎中二人分掌二廳左詳覆右叙雪大理寺分二廳左斷刑右治獄明立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爲法司有大獄則公斷之

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是在主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向之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所以吏各自顧競執深文皆畏罪所致見大唐新語

魏文侯師李悝采諸國刑典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中歷代之律至唐可謂集大成矣

明永樂間刀鋸之濫御史陳瑛實導吏之而瑛旋罪誅浙江臬臣周新以名官戮則紀綱之隳也綱卒不免黃淮楊溥以賢臣縶則高煦之譖也煦尋亦亡豈不謝受既其孜遇詩人所云良可畏矣　洪武元年詔凡有旨過於族惡乃用籍沒及戮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至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永爲定例見鄭端簡今言然在位三十一年中誅勦殺戮頗及無辜執奏之制竟不舉行何也

恤刑之典五年一舉明成化以後事例最重公舉年深正郎有清望者應是選出則與撫按禮儀皆敵體凡有所開釋立剖長枷以待上命釋放爰書一出撫按不得援其權寵隆開尚然萬歷以後有以副郎充者撫按亦漸有厭正再後至以新進主事充外吏亦與抗禮故西曹郎多不願得此差

有明切審之制始終不替初以吏部尚書主筆已屬不類猶謂冢宰六曹之長可以兼綰至後來必遣一大璫涖之覷然正坐而部臣反左右侍成何體制此事一壞於成化十七年再壞於正統六年至末季東廠司刑西曹束手觀望而已

秋審朝審近制皆於八月內舉行康熙辛未十月初三日法司偕九卿科道會審尚書王士禛言是日爲太后萬壽聖節力言而罷

諸葛公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吳漢皆不願有赦劉先主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陳治亂之道其悉皆不備語赦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太宗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害嘉穀赦有罪賊下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董仲舒論天賤冬而貴春申陽而屈陰故王者背陰向陽前德後刑

朱子帥潭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閲過臧簡袖小稿其事竟入獄取重囚十八人立斬之未幾而登極赦至此事與孔子七日誅少正卯同一手段稍遲則不及誅矣王陽明先生為刑部主事決囚而殺者有陳指揮殺十八人繫獄賄當道以疑獄十載不決待赦即出先生至首命誅之巡按諸臺皆為力請不可陳臨刑大呼曰死必不相舍先生笑曰吾即不殺爾十八人之魂亦不舍爾既斬市人無不稱快居法司不可不徹此理

朱子嘗言今人輕刑只見犯人可憫不知被傷者尤可念如劫盜殺人人尚求其生殊不念死者之無辜是為盜賊計不為良人計也若飢荒竊盜之類可以情原或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客殺地主有司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為治況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非凡人可比者乎請有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必至泯滅其說切中時弊

宜博采經史及古今賢哲議論有關教化刑罰者彙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及執法治民之官使皆知先王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本意

張衍軒云獄不平者有數說官吏斷獄不足論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趣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吏胥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離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初

是則不平者多矣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部議覆杞准其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來京候補此語甚屬為人子者聞之將何以為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閱著發還　聖人惻怛慈愛之意閱之令人心驚淚落感歎之意深矣乃大清律例中棄親之任例內一條至今未改

劉大山則哀矜而勿喜制義選家多賞之其原本末二段於刻稿時刪去文體不佳而所言關於世教刑官不可不戒也附錄於此夫孝弟責於貴人而獨苛求於庶姓禮義寬於宗室而偏責備於平民士求者末吏也功名之念重則民之念輕揣摩迎合之意專則愷惻慈祥之意泯交遊廣而法因情屈反縱夫大奸嗜欲多而利令智昏翻保全夫墨吏手敵汗而大民難將技窮工而廉恥俱亡根本一撥萬事瓦裂子之學道有年固斷斷不至是更或隨聲附和袖手旁觀心實不然而陽為和於案架退有後議而偏面從夫上官遇廷爭則鉗口不言羅織責則引身潛避不啻秦人之視越惟思全軀而保妻子偷祿國家亦安用此不關癢痛之人哉子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一矜一喜而民之死生繫之得失身家之禍福子孫之絕續係焉可不慎歟

嘗讀政論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每歲冬至前工部發銀差官伐冰收藏以供內廷及行幸祭祀取用併頒給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按品支領康熙十三年停給臣工紫禁城內冰窨五座內通州冰一窨四千五百四十三塊京河冰四窨各五千二百一十塊景山冰窨六座內通州冰三窨每窨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塊（康熙三十六年三窨減冰四千塊）京河冰三窨每窨一萬二千八百塊德勝門外冰窨三座（原係八座康熙五十年減去五座）每窨一萬九千九十二塊每年過

臘八日則鑿冰於夜半鑿取

神木廠所積大木多永樂時舊物木各有名刻字爲記其最大者曰樟扁頭又曰張黏頭圍徑二丈餘又王二瓜蝦河窖泥江龍等名朽兩架騎對面人立終不相見

茶餘客話卷之六終

茶餘客話卷七

户，丈

山陽阮葵生著

順治三年增設察御史十五員　七年停止巡按未幾復舊例　十二年吏部議准御史歷二年內陞三人外轉三人　十三年裁去六科漢軍之軍與外官俱改御史　十四年遵通政司副理事官王秉衡巡蘇松兵部主事王廣心巡京通二倉戶部郎中寶遂奇巡漕務王來任巡陝西茶馬各授御史銜　十六年都察院奏停止直省巡方之差其御史額缺六十員除需用應留外其餘應行裁汰奉　旨令會議安親王與吏部侍郎石申等兩議奉　旨再詳議停止巡方　十八年命將各省巡按事宜交與巡撫巡按各缺俱裁　雍正元年奉　旨科道每日輪班密奏無論大小事務據實具奏　巡城御史一城止派滿漢各一人漢軍歸併漢人內　畿輔京畿道奉河南道缺出簡選見道　雍正二年六科改隸都察院　奉　旨凡科道露章必俟朕御門聽政之日進奏班次在都察院之後　雍正五年在京十倉每倉派都統一員御史一員專司稽察　雍正六年奉　旨停止科道密奏各用露章又奉　旨露章之外亦准密奏俱自行繕寫或私自存稿一經發覺重治其罪　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為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評博考選者為正六品　增設巡漕御史之差　乾隆元年奉　旨科道內陞外轉俟補官之日再離任未得陞缺仍令照常辦事　乾隆三年例吏員缺將翰林部屬通行引　見記名之後吏部按其品級停次先後間列引　見補授　乾隆六年奏准漢軍御史歸併漢人內一例補授　乾隆八年奏准將部屬檢合例人員考試後吏部引　見記名補用御史　乾隆十四年御史裁止六道河南道（直隸道附）江南道（江西道附）四川道　浙江道（雲南道附）山西道（貴州道附）陝西道（湖廣道附）山東道（廣西道附）本年將道裁去九缺滿漢各定為二十八缺分十五道回避本省　十六年內陞外轉三年舉行一次著為例　十年巡視鹽務三年舉行一

次事竣即回不必留駐候代　十八年御史稱有五品試俸不試俸之分亦作定給事中仍為正五品御史俱改為從五品不必試俸　三法司核擬重案准其兩議具題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　二十年奉　旨京畿道著列於河南之前河南道事歸京畿道辦理京畿道事歸河南道辦理

舊制六科都給事中給事中共二十四員康熙元年裁去十二員改都給事為掌印給事中

父兄任九卿子弟不准任科道曾問兩衙門所以然者皆不知其所始近閱琉球錄載陳文恪公裕初舉進士任給事中以父清襄公九■為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因為例而近日則改郎中且外不改翰林按品級改補故也

于穀山云宋理宗置籍於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制甚善若使從舊作例考察皆致其任內建白為上下以定殿最的有處分亦將無詞

部院卿寺皆有所隸惟通政初無之考明代初制原以六科隸屬通政蓋欲納封駁其事實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入亦以為固然無復知有舊制者矣本朝懲明季言官之弊故使六科亦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為尤善

唐自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又滹南作曰風聞之老夫父已墓已壞倒置遊圖新注曰風聞宋也余聽商旅之言又王導遣八從事行揚州郡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顧和獨無言曰公明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請取內外考簿按校虛實任城王澄言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目考差殊又梁書侍御史戚蠶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劉孝綽為風聞者恐不斷到案捕風捉影

僧生事端嘗匿細也

太常寺厨役洪武初定四百名弘治增至一千五百名分撥供祀嘉靖八年定食糧者一千二百一十名萬曆額定一千三百名為定額見禮部志稿

光祿司有鐵梨木酒榨可盛醞三十石洪武中籍沒沈萬三家小物永樂移貯寺中今寺中已無其物

洪武元年諭光祿寺買辦一應物件官價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百錢多給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當時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即分給領回珍貯之為傳家榮耀光祿寺歲銷銀三十六萬兩亦大濫矣

國子監監生做紙每季移送光祿寺作麵袋

尚寶寺舊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　凡官員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鐫牙牌上拜官則于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還改則繳還洪武八年定祭祀陪祀官員給牙牌供事人等給長牌各令懸帶無者不許入祭所

明初筵宴祭祀菜食果品俱係散擺至天順後始用粘每盤高二尺許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之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裁於通政司

鑾駕庫在東長安門外

戶部大庫在戶部署內東北

緞疋庫顏料庫向在部今皆在西華門內

節慎庫在工部內之東

鑄造庫在西長安門外內工部又西門神簾子二庫雍正三年俱併鑄造庫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曰甲字庫乙字庫屬戶部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屬工部承運庫廣盈庫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皆屬內務府又內務府之緞庫盔甲庫鞍庫俱在　太和殿東銀庫衣服庫茶葉庫參

庫貂庫俱在　太和殿西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明中葉時尤紊亂無一定之制每以勢力爲輕重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列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天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僅掌占候亦非漢秦太史令之職且皆雜流進業所宜究秖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每遇公事紛紛過尊自爲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爲小九卿究不知始於何時實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大理爲九棘之一詹事自不得比而前明中葉門戶詹竟立理卿之上遂爲故事侍讀向列六品亦班光少之上沈繹山思孝以建言起光少遂超侍讀而上同時侍讀爲劉復春元[illegible]劉和宇[illegible]不敢爭他人繼之則又如故矣以門閥致異同有明制爲之紊至是

大清儀仗向照鑾儀衛制　上命考校典禮折中損益以定不易之制汪文端公具稿上如其議擬改舊名不經見古無可考在御仗前擬改名曰引仗　警蹕旗漢儀乘輿出稱警入稱蹕今擬改旛時旗爲警蹕旗一繡警字一繡蹕字　風雲雷雨旗宋儀仗有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四旗皆青色畫神狀詭異元因之明初改爲青質畫神朱火燄畫箕星畢星雲氣雷文我　朝亦仍其制謹按風雨無可繪畫箕畢二星已見二十八宿旗此屬重出擬改爲五雲旗五面藍色朱火燄繪五色祥雲五雷旗五面五色地火燄各如其色銷金爲雷文八風旗八面俱用蟒金相風銅烏下爲銅莖插入竿內上用銅管可相風轉動旗按八方之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東北青鑲黑西北白鑲黑東南青鑲紅西南白鑲紅各按方色用銷金繪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於上甘雨旗四面白質黑邊繪黑雲青龍行雨勢　青龍白虎朱雀

御武幢按龍虎四象前已見各旂內此應重出擬改青幢朱幢玄幢紫幢霓幢長壽幢各一對霓幢五彩相間長壽幢宋制有之用緋羅上繡篆文壽字　雉尾扇原制銷金綉雙雉擬改緝雉羽為之

[illegible]增翠華旂按漢書司馬相如傳建翠華之旂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綉孔雀翎上用翠羽為飾飛黃旂唐制繪形如馬黃色有兩翼角端旂唐制繪獸如羊小尾獨角騶牙旂唐制繪形如虎𤛘牛旂唐制錯采繪犀牛獅旂唐制繪獸如獬豸金牛旂唐制繪牛塗金赤豹旂唐制有之詩赤豹黃羆擬用黃質朱火燄上繪豹形貔貅旂禮記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擬用黃質朱火燄上繪貔貅鳳旂唐制有之宋有五鳳旂分五色今擬錯采繪為儀鳳飛鴻旂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鴻鴈成行鳴鳶旂禮記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鳶張口飛隼旂周禮司常鳥隼為旟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隼振鷺旂詩經振振鷺取潔白之義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鷺　前鋒大纛八　羽林大纛八

八旂大纛二十四按漢上戴有河南尹執金吾奉引晉則有領軍諸將軍唐將金吾果毅佽飛千牛諸衛皆在鹵簿中我　朝國制折衝禦侮首重八旂正如周虎賁旅賁守王宮舍于閑者宜入鹵簿以昭儀衛擬增八旂二十四纛及前鋒羽林各大纛照正鑲各色中畫坐龍大書清漢字樣仍按左右分翼排列　進善旌　納言旌　敷文旌　振武旌　褒功旌　懷遠旌　表節旌　教孝旌　興賢舉能旌　行慶施惠旌　明刑弼教旌　順時布德旌漢文帝詔切有進善之旌管子舜有告善之旌今仿其意為十二旌製用龍頭竿幡用五色羅各繡清漢字　孔雀扇八擬緝孔雀翎為之　壽字扇八擬用黃羅繡雙龍中篆壽字邊繡卍字回文　翠蓋辟綜漢書注織翠羽為蓋如霓龍葵擬仿其製為之三層各繡孔雀尾垂下承以曲柄　芝蓋魏輿服志有之今擬用黃羅繡五色靈芝之曲柄　殳二對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周禮殳以積竹八觚擬　其制為之八角有稜塗金

擬去政不誤理旛原制在鉞後洪武三十年增今擬增進善納言十二旌則此旛擬去　北斗旂原制在
二十八宿旂後按儀仗皆東西對列前以五星配五岳後列二十八宿俱雙數相對且二十八宿中已有
斗旂今去　告止旛二宋制有之今去　傳教旛二唐制有之今去
自大清門刻象起至　殿前金燭蠟剮止共一百九十三項六百五十餘件　儀仗至扇傘之後則列大
刀豹尾槍殺漸近殿前陳杌一金交椅一金大瓶一金盆一金唾合一金香合一對金提爐一對蠅刷
一對
大朝常朝陳設之儀鼎硯案在殿內右楹之南東向華蓋在殿門外正中法駕鹵簿陳東西檐下靜鞭在
午階下北向仗馬在左右階下步輦在太和門外五輅在午門外馴象在五輅之南朝象在天安門外皆
東西相向　大朝與賀設表案於殿內右楹之南西向題頒詔設詔案二一右楹之北西向一丹墀正中
南向
考歷代輦輅之屬周制玉路一又曰大路金路一又曰鉤路象路一又曰先路革路一又曰戎路木輅一
陳氏禮書曰是謂五路之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爲名玉輅金輅象輅以金玉象飾之革輅輓而漆之木輅
漆之而不鞔鞹路一朱路一大路一戎路一元路一是謂五時路其制如五路禮記月令所載者是輶車
路車共十司馬法曰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秦以人君
所乘去輪輿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以彫玉爲之漢制六輦其數有六輿服志云皆具金
銀丹青采帷彫畫蒲桃之文金根車一輿服志注以金爲飾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路始皇作
金根之車漢承其制御爲乘輿安車五制如金根立車五制如安車漢舊儀曰有五色安車立車合十
乘各駕四馬是謂五時副車建旂十有二如車色立車則豎其旂安車斜豎之相風烏車一即鳴鳶之象

後改爲烏傳元賦建修竿之亭亭棲神烏於竿首戎立車一 蔡邕曰戎立以征伐制如金根三蓋車一 一名耕車一名芝車輿服志其飾皆如金根親耕耕藉所乘也獵車一 飾如金根重輞緌輪繆龍繞之皮軒一 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文穎曰以虎飾車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義鳳皇車一 以鳳爲飾武剛車一 輿服志輕車古之戰車不巾不蓋有巾有蓋爲武剛之車爲先驅又爲殿車闟戟車一 闟㦸也兵四戟以車邊五時車五制如金根旂如五方之色御軺一 小車也一馬駕之戟鼓車一 車上鼓吹也黑牛二車分左右建戟黃門鼓車一 車上置鼓黃門掌之指南車一 亦曰司南車曰司馬車車上立木人舉手常指南黃帝內傳元女爲帝司南車或曰周公時作經旋車一 通考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駕四馬先路所載崇德車一 古今注一曰辟惡車上有桃弧葦矢以禳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矢屬車八十一 一名二車一名左車秦制漢因之多寡數不同豹尾車一 古今注周制也象君子豹變言尾者謙也按漢制最後一乘懸一豹尾以前比之省中隋制白鷺車一 一名鼓吹車上施層樓有翔鷺棲焉行漏輿一 刻木爲屋中設刻漏長竿四舉士十六人隋所增僅此唐以後多仍漢制惟增記里鼓車一 四望車一 羊車一 一名輦上如軺伏兎箱漆畫輪轂輿一 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欄舁輿士十六人宋增芳亭輦一 明遊車即四望車金多損減止增逍遙輦一 平輦一 七寶輦一 元增象輿一 方象緋羅雲龍象衣明制止大路一 玉路一 大馬輦一 小馬輦一 步輦一 大涼步輦一 皆如今制

按漢制共一百一十八乘唐制四十八乘爲最多耳

皇帝駐蹕大營內方外圓度地縱二十丈六尺橫十七丈四尺建黃幔城外加網城案繡爲之黃色質之以網高六尺闊八尺凡百六十有六距幔城東西南各十八丈北十五丈設連帳百七十有五爲內城啟旗門三東鑲黃纛西正黃纛南正白纛各二 一周建鑲黃金龍旂四十有一 各以三旂纛并參領二人護軍

校護軍二十人門甚宿衛帳九司以三旗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十人外設連帳二百五十有四爲外城啟旗門四東鑲白旗西鑲紅旗南正藍鑲藍旗次日避輦之北正紅旗各二周建方旗東北鑲黃西北正黃東南正白西南正黃各十有五各以五旗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二十人門甚宿衛帳四司以五旗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十人外城東面設門閣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門官帳距外城六十丈周設幹蹕幔四十各於護軍旗一東北鑲白西北鑲紅東南正藍西南鑲藍司以護軍參領每旗一人護軍校護軍每旗十五人度地由鑾儀衛統張具以護軍參領三人護軍校護軍八十人番門拱衛星羅環布黃幔城正中　御幄在焉

御幄之製周建黃幔城門南向以樹黃布屏中爲圓幄高一丈徑三丈四尺上爲穹蓋頂圓木如楅衡椽上覆皆髹朱幕以白氈藍布緣上加素布兩蓋緣藍布雲文以髹朱木杆十四分插之承椽以斜木相交爲牆高五尺六寸亦髹朱外圍白氈藍布緣下爲朱緣高一尺八寸內圍黃洋氈紅花文左右分懸紗縵佩刀幄內藉高麗席加白氈門前後各高四尺闊二尺三寸幄正中設　御幄五朶刻絲屏青緞緣座高一尺六寸五分縱三尺九寸五分橫五尺七寸五分垂重幨上錦下黃綢藉黃氈坐具貂及粧緞惟其時設左右各設圓幄一高九尺五寸徑一丈五尺墻高四尺五寸內兩白氈餘制皆同座後設長幄直而深狹高七尺六寸縱一丈二尺橫八尺直梁橫棟爲左右乘高五尺四方啟門高闊如小圓幄蓋穹牆皆同白氈藍布緣內藉高麗席加黑氈後連帳殿橫列三楹高一丈一尺縱一丈三尺橫三丈東西室皆啟窗更後爲圓幄六幔城外左右連帳者歸儲侍各比其事

國初沿舊制督撫俱係欽差不作缺故品級一秩本衙無定位亦無定品今日巡撫自爲一官定秩二品已爲專職昔之撫軍以副憲僉憲授任故稱曰中丞乃指其都院本官也今已加兵部侍郎而稱中丞

見之較東屏餘韓卑之矣　巡撫之名肇端於明洪武二十四年命太子巡撫陝西其後漸盡部院卿寺巡撫各處因事而備事竣復罷至景泰間始定爲設職秩九轉以刑部侍郎特改副都御史撫陝盡以巡按御史與部堂雖相統攝故以副憲臨之俾巡按執見堂官禮也中葉後撫按相處若敵棨几或仵其意息是又一變矣　按明初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謂之巡按其遣廷臣巡視謂之巡撫事訖而回宣德間以關中江南二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他省則無正統末南北軍與各省皆設巡撫後惟福建浙江二省不設至陝西一省則設四巡撫北直隸則設二巡撫　督撫加尚書侍郎誤稱中丞固謬卽撫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概多從古稱六卿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邑長無以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謬甚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亦無稽矣名言之間關分所寓一時孟浪歷世流傳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概去司字雖爲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安溪謂不如直稱本官之爲愈信哉

明制文帥以總督爲極重始特設於邊陲繼設於內地及爲白事把又以總督爲未崇始有經畧之名其勅皆云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違軍令任自行軍法蓋文帥之重於斯爲至　國初之制亦因之武臣以總兵爲重任明初皆以侯伯勳臣佩印專征列銜在尚書之上其後漸以受督自總督設而總兵爲督撫節制約束矣嗣更以流官充總鎮凡起行陣名實爲家兒類執仗衛伺旁門如奴隸然固積漸之勢也至征倭之役李如松新從甯夏凱旋再爲大將功名甚盛氣欲駿入不復甘偏帥之儀時經畧宋

應員亦無如之何乃議加提督銜務卽以入銜其相見得比道臣見督撫儀奚服隅坐而已

各省道員初承舊制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分其品自從三以至正五康熙初定制由京堂特轉者爲參政卒科外轉知府陞授者爲副使給事御史外轉者爲參議郎中外授者爲僉事至乾隆二十七年概改爲正四品除去參政等名目而知府則降從四品體制乃得畫一

初直隸未設臬設口北守道兼山西布政司銜大名巡道兼河南按察司銜通永天津巡道俱兼山東按察司銜霸昌井陘巡道俱兼山西按察司銜康熙八年直隸增設守道一員總司錢穀巡道一員總理刑名雍正二年始定設臬司裁總司二道缺三年改口北道從直隸布政銜餘道皆從直隸按察銜大津通永大名則改爲河道井陘道缺裁

康熙三年大縣裁訓導小縣裁教諭十五年復設　憲皇帝諭吏部直省教官專司訓迪士子今年幼不通文藝之人捐補教職卽爲年老學優者之師可乎伊等既已捐納應照其品級改補別職之處該部議奏這大哉　王言也漢成帝詔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若以老朽貪冒及年少無文者處之欲教化之興得乎　張瀛川開學請裁歲貢選教職以疏選法言其弊而言之不詳爲詞臣所駁且收刻名予謂其說不可易也歲貢之弊久矣其人率沉庠序碌碌無長繼遣庠下邑文風惡劣之地偶列優等按次出貢循資授職俟人縣選之日此輩弱冠之年已不識文耳聾目瞶何以課士邪既無上進之望復當戒得之秋惟以殖利爲事而已且生員上進之路止此三年鄉試有舉人副貢十二年有選貢學臣報最有優貢卽出貢後又有考職校對謄錄教習等途乃於此數者一無得當虛糜廩餼數十年已非舉人副拔所有及其垂暮而又官之毋乃過乎況訓導既專爲歲貢舉人副拔遂皆併於教諭一途缺少人多得官必待三四十年以後其衰頹貪劣又無殊歲貢矣今使歲貢給銜

俟選以教諭歸舉人訓導歸副榜優貢則銓注疏數職專任斯職者年富力强學問未究必思勉圖上進不致甘爲庸鈍而士子亦可稍資其教益也夫舉人副榜學問不必優於歲貢而　國家取之之意則固以爲稍優也歲貢亦不盡劣於舉人副榜而　國家差等之分則固以爲微劣也今予劣者入仕之路轉優優者登進之階眊矣故歲貢選教職不但不能使教官有益於生員且轉使舉人副榜胥化而爲歲貢矣康熙三年　聖祖罷歲貢廷試嘗曰廷試豈無所見乎明商文毅請教官俱於副榜年三十以內者選用職停保舉在當時稱能抉弊實不易之論也今之論人才者多稱及鋒而試教職爲師儒之官有才之職何必待其龍鍾而始任之耶

官不久任雖厲精圖治皆苟焉而已漢詔共治惟二千石有政理者增秩賜爵而不還其任兩京之治於今爲烈皆久任之效即明周忱在蘇松二十一年王翺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有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假使當日遷調紛紛所不暇給豈能深悉地方情形而建不世之業哉

宋元明以來治天下者官治之實皆吏治之耳夫胥徒府史載在周官吏道一途兩漢以來未之或廢其時門幹街卒皆得材守自見蓋　國家用人惟其材而不限以常格其下亦不以此爲嫌而爭自樹立如于定國丙吉皆以吏入仕趙廣漢河間之郡吏尹翁歸河東之獄吏張敞太守之卒史王尊涿郡之書佐皆有出將入相之材爲漢代名臣自儒吏分爲兩途而文無害者遂與鈴[illegible]隸之徒同爲衣冠所不齒爲吏者亦遂甘心於頑鈍無恥惟日以舞文黷貨爲事在一邑則蠹一邑在一省則蠹一省在一部則蠹天下而且子孫盤固世代相承雖有精明刻覈之官其如此老奸巨猾之吏何哉

御批蘇洵論衡廣士篇云漢去周未遠其士之秀良州牧辟命以爲掾史他時三公六卿九牧皆於是乎選吏既習於民事故循績易奏吏與士同途故人不恥爲吏唐宋以來以制舉取士於文采聲華而士乃

不習民事吏習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兩途而士之子恒爲士降而爲吏即爲厮其家贅於是吏益以無賴然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手以無賴之人而政出其手則無所往而不爲弊矣朝廷與一利吏即隨所興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隨所革者滋他弊自知罪大則縱火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顛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則長子孫官避本籍而吏則土著世守即年滿有例更役有禁而子弟親戚迭出不窮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外州外郡之人爲來往無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聲華不習民事之官以之駕馭百十爲羣熟悉風土諳練事故作奸犯科無賴之吏於此而能奏循良稱爲固難漢世雖什伯也沿習既久如久病之人轉以病爲命一旦悉去此輩則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勢不能以終日嗟呼欲天下之治不改重吏强使吏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行美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洵爲廣士論欲使吏與士同升於朝固是切要之言雖然未易言也必先去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而爲之功名之途使得與士齒優柔漸漬潛移默奪之漸使士之秀異者不恥爲吏而士之習於吏者得自齒於公卿然後可與道古蓋非百年不能矣若舉洵之言一旦驟施之令無賴吏得居士大夫間正所謂吏道雜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宋孝宗謂辦事之臣雖得張南軒對赏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則他日誤陛下事者未必非此入此識治體之言

六部直省胥吏大半爲浙東游手窟穴間陝甘郡邑半係回民頂充此尤非類京師衙門亦間有回民惟刑部白　聖廟以來歷奉堂官嚴禁雖皂卒亦不許一回雜入良是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奉　旨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見　聖廟上諭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諭書云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近各衙門出示或繁書章作戒作歸約習消ゝ往往朝更夕改互相矛盾胥吏因之作奸背小借以滋擾弊不勝峯嗣後須協情當理可永遵行者方准出示至哉言乎小臣好條陳輕改定例者三復 聖諭當怵然懼也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士大夫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若世風頹靡不振傚屬淫蕩者皆以自孩提至稍長見長幼尊卑之節有一定不易之理先入爲主故後起之私心終有所畏忌而不敢逞此禮教之化於無形者而其本則由於學校之爲功甚鉅也故司鐸之選不可不愼嘗見劇子弟稍有規模者必愼擇住持演法叢衆修整其劇規演擇其乖僻乃書門之小伎聊爲尺丈成之殷蟲糞滿階不必問其訓課何似即此風強有規矩多矣此誠教養之罪而不僅教養之罪也

茶餘客話卷之七終

茶餘客話卷八

九卅　明清史事

山陰阮葵生著

穎親王薩哈廉禮親王第三子歷立戰勳崇德元年五月卒年三十三 太宗哭之慟哭後夢見王求賜牛一頭 上以問大臣希福剛林等皆以 上思念所致後希福等閱舊典凡親王薨初祭用牛 上異之命禮部備牛致祭文曰爾身雖沒爾性實靈所請太牢已感於夢朕稽古禮初祭用牛今既見夢又合於禮朕甚奇之遣臣用禮以慰爾心云云其子阿達禮初封多羅郡王順治元年以謀立睿王多爾袞伏誅次子勒克德渾襲爵為庶人後 世祖加封貝勒為平南大將軍征代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平定浙閩有功封順承郡王後復同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平長沙永州擒何騰蛟採任議政九年薨年三十四子勒爾錦襲爵生有神勇親古內賓征吳三桂軼延削爵為禁

屯太鄂文端毅菴相國之高祖也由江欽地方率領十村親族効順投誠 太祖高皇帝以覺羅瓦爾喀屯七克之妹給屯太為妻將屯太之妹給巴東巴奕魯郡王為配子圖們承襲佐領給勳諸役屢著勳勞大破河波圍圖們首先出戰力敵張春兵敵營大敗奮殺中圖們股股斷一筋未殊勇猶自若堅壁不動行大兵繼進遂破明師 太宗皇帝親視其傷撫問之復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視謂王曰吾傷重不復能騎馬我欲乞丁奏請為吾截去股以油炙之雖殘廢尚可為朝廷司閽也是夕竟卒子圖彥突年十九襲職佐領歷任戶部官順治元年定北京後圖彥突身故子鄂拜即文端父奉勳建昭忠祠圖們配祀見文端奏摺

順治二年閏六月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疏稱我兵追躡李自成凡十有三戰賊追至賊老營敗兵竄入九公山隨於山中遍索自成不得有降賊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逃走時隨身僅二十人為村民所

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遣素識者往認其屍屍已朽不可辨或存或亡再行察訪俘獲自成兩叔妻妾獲
金印一又獲偽汝侯劉宗敏並妻媳偽總兵左光先及衛士偽軍師宋矮子又獲太原府故明晉王一妃
其自成兩叔及劉宗敏俱斬於軍前見通志
順治二年五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既定江南奏捷報捷其略曰我兵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
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風投順十三日抵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十八日薄城
下招諭守揚州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胤文及二道四總兵降不從廿五日取其城獲可法斬之並戮
其據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揚子江陳於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聞偽福王率馬士英及太監
等遁去命貝勒洪巴圖魯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
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
爵定遠侯鄧文郁項城伯常應俊大興伯鄒存義甯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
張國才洛城伯黃九鼎成安伯柯永祚駙馬齊贊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尚書錢謙
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中林有本陸朗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
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與平伯高傑子高元照廣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
深總兵胡茂正等廿三員監軍道張健柯起鳳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有又奏擒
獲偽福王朱由松江南悉平是年十一月癸亥以豫親王招降之公侯伯總兵副將參遊等官三百七十
四員撥入八旗護軍王加封和碩德豫親王賜黑狐皮帽貂皮朝衣金五千兩銀五萬兩先是五月初十
日朱由松遁走蕪湖王令洪巴圖魯尼堪追擊截其去路黃得功迎戰擊敗之兵皆溺水禁軍甚舟得功
中流矢死偽總兵田雄馬得功等縛朱由松及其妃來獻十總兵及部眾俱降得金銀寶玉珮器甚多

又用紅衣礮攻江陰縣克之　上賜尼堪金二百兩銀一萬五千兩鞍馬一疋空馬二疋

順治四年四月松林邏擊陳可獲奸細謝堯文搜得僞敕一道係故明官侯峒曾等所遣潛通僞魯王反間大學士洪承疇及江甯巡撫土國寶內云封承疇爲國公國寶爲侯爵又有黃斌卿給書云承疇所具本封國寶二次皆字蹟似已轉奏國主又云內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托國寶靖除地方則江南不足甯等語承疇奏聞特加慰諭　五月故明僞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銜糾聯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謀逆京案布副計執之子龍投水死僞松千里以次僞不見洪承疇本傳

順治年定南王孔有德因賊陷桂林自盡捐軀　詔謚武壯立祠春秋致祭時工部以孝陵碑未建緩之有德女四貞疏言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南征北討勳勞彰著今煢煢孤女僅延一綫所望國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再沛恩命飭部建祠則勞臣報國之誠與普天効忠之氣感激無盡得　旨准行至今歲祀如儀奉祀者爲山東闕氏子世職　有德僅一子爲李定國擄去身後止存一女四貞　特恩照和碩格格食俸後適孫延齡吳三桂反延齡爲撫蠻將軍駐防廣西叛降於賊自稱安遠大將軍四貞勸其反正代延齡具疏乞降　聖祖許之三桂遣其孫世琮誘執延齡殺之越三年撫蠻將軍擊走吳世琮四貞歸於京師　按孔有德於天聰七年五月偕參將自山東來降范文程郊迎以歸

郎住正黃旗滿洲舒穆祿氏初爲部長蜩敵我　太祖命子揚古利入侍　太祖以女妻之郎住爲人所害其妻攜幼子於背屬鞬佩刀射衆突出揚古利聞之手刃殺父者割耳鼻啖之時甫十四鐵嶺之役裹創躁腕大破明兵天命六年　太祖命其位次貝勒八人之下四十餘戰身先破敵屢被創崇德三年征朝鮮中鳥鎗卒封武勳王以次子塔瞻襲超品公配饗　太廟雍正九年加美號英誠公塔瞻順治四年卒子愛星阿襲公十七年征李定國領兵至錫波今作錫箔江　一夜行三百里至緬甸阿瓦執朱由榔谷闕全

獲殺王雄公等一百餘人降白文選於猛義授內大臣少保康熙三年卒諡敬康
希福巳仕克正黃旂滿洲文館掌櫃務繙譯遼金元三史取其所行善惡及征討敗獄之事譯滿語以進
時睿王惡其不附己免其官籍產順治八年　世祖悉其枉補大學士九年病卒年六十四諡文簡
索尼希福之兄碩色之子通滿漢蒙古文在文館辦事隨　太宗出征以漢語招諭降人順治初以不附
睿王削籍九年加一等伯十八年正月　上詔翰林學士蘇勒吉王熙至養心殿草遺詔立太子諭索尼
及蘇克薩哈鰲拜遏必隆四人同心輔政康熙六年加一等公七月卒諡文忠　長子噶布喇領侍衛內
大臣我　孝誠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世襲罔替二十年卒諡恪僖　第三子索額圖仕至大學士
希福次子帥顏保漕運總督開墾山田禮部尚書征吳耿二逆有功　子赫奕工部尚書工畫　奕
子四人長圖納郎中次[illegible]中給事中三富壽禮部侍郎四[illegible]敏侍講
佟養正鑲黃旂滿洲佟佳氏天命四年同弟養性率族來歸征遼陽有功授職守鎮江城時中軍陳良策
潛通明將毛文龍敗執不屈死　次子佟圖賴征江南湖廣加三等子任兵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卒康熙
間以圖賴係　孝康章皇后之父追封一等公建專祠諡勤襄
圖賴長子佟國綱襲公康熙十四年爲安北將軍鎭宣府後征厄魯特中鎗陣亡諡忠勇加太傅同祀圖
賴祠　國綱長子鄂倫岱內大臣緣事誅　次子佟法海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由翰林任廣東巡撫江南
學政復巡撫浙江兵部尚書無子以兄子介祿爲後　三子夸岱工部尚書襲公　鄂倫岱次子介福雍
正癸丑進士吏部侍郎四格會試總裁　介福胞兄補熙綏遠城將軍
圖賴次子佟國維內大臣時有吳應熊紅帽子賊圖維擒其奸率侍衛三十人至大佛寺擒其魁有功又
以係　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隨兄國綱征厄魯特兄亡冒矢石敗賊衆五十八年病卒諡端純與

圖賴國綱合祀一祠　國維子八人長子葉克舒三子隆科多襲公吏部尚書緣事誅　隆科多子八人第六子慶復襲公靖邊大將軍雲貴總督戶部尚書大學士七子慶泰護軍統領

金台石正黃旗人納喇氏原係葉赫貝勒　太祖平葉赫台石不降令其子德爾格勒往諭之終不下後太宗授德爾格勒梅勒章京子尼雅翰　金台石之孫明珠大學士　明珠子揆敘左都御史揆方和碩額駙成德改名性德康熙癸丑進士一等侍衛工詩文書法著刪易粹言八十卷禮記集註考證三卷附刻通志堂九經解中

旺吉努鑲黃旗滿洲富察氏　太祖時來歸授佐領長子萬濟哈孫哈世屯　世祖時任內大臣內務府總管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諡恪僖祀賢良祠　哈世屯子米思翰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諡敏果祀賢良祠米思翰長子馬思喀內大臣昭武將軍平北大將軍征噶爾丹回任都統諡襄貞　三子馬武領侍衛內大臣侍　聖祖五十餘年諡勤恪　馬武子保祝古北口提督

米思翰四子李榮保察哈爾總督追封一等公我　孝賢皇后之父　長子廣恒次子傅清三子傅甯四子傅文襲公六子傅寬八子傅玉九子傅謙俱任侍衛十子傅恒御前侍衛內務府總管戶部尚書大學士忠勇公　傅恒子福靈安雲南總兵福隆安和碩額駙工部尚書福康安工部尚書福長安戶部侍郎

萬濟哈之次子吉爾塔巴由護軍校破流賊討福王平河南歷任右通政次子莊圖　吉爾塔巴子陶住陶住子託庸吏部尚書託隆川東道

廣恒子明瑞兵部尚書伊犂將軍征緬卒諡□□

費英東隨　太祖三十餘年自以萬人敵以皇長子之女妻之忠直強梗　太祖以為第一功臣三等公一等總兵世職卒年五十七配享太廟諡直義公雍正九年加美號信勇公子十人　第七子圖賴步戰

破李自成勢平定江南斬史可法收黃得功至浙江敗走魯王以數功進一等公至閩敗偽閩部黃鳴駿十五戰連捷殺唐王聿釗等五子斬馬士英方國安官員一百五十四人以暴疾卒于軍年四十七史稱其有勇有謀以寡克衆四十餘陣所向無敵　圖賴長子輝塞襲公順治四年睿王以其不附己奪其爵九年　世祖念其無罪追復世職謚昭勳　雍正九年加圖賴美號雄勇公　圖賴第□子齊喀尼內大臣　齊喀子倭赫襲爵　倭赫子富爾丹吏部尚書靖邊大將軍坐事罷其子哈達哈乾隆初工部尚書

費英東第九弟衛齊

衛齊第二子超布泰為征南將軍平雲貴擒李定國白文選偽桂王康熙三年因弟鰲拜事削職旋以功仍給世職　衛齊第三子鰲拜天聰四年破洪承疇十三萬兵順治元年進一等侯十八年受遺命為輔政大臣康熙七年加太師八年以罪賜死(一作幽禁)五十三年賞世職雍正五年復公令其孫達福襲加封美號超武公

額亦都鈕祜祿氏父母為仇家所殺匿於鄰人年十三殺父仇歸　太祖以和碩公主降為有軍功一等大臣卒追封宏毅公配享太廟兼專祠子十六人　長子班錫佐領二子達奇　三子車爾格杭州將軍天聰元年為八大臣之一順治三年卒　四子含段(一作韓代)陣亡　五子阿達海佐領陣亡　六子達隆阿　七子茂海陣亡　八子圖爾格十六大臣之一一等公吏部承政順治二年卒謚忠義配享太廟加美號果毅公　九子□爾錫　十子宜爾登軍功加至一等伯順治十三年乞休康熙三年卒　十一子敦德軍功加世職戶部尚書　十二子顏森都統　十三子超哈爾軍功至議政大臣崇德七年歿於陣年四十一謚果壯　十四子格爾特　十五子索渾議政大臣　十六子遏必隆和碩公主所出一等公輔政四大臣加太師　孝昭仁皇后之父

圖爾格累立戰功崇德三年圍錦州身被二十三箭馬傷十九處仍力戰俘獲七年征山東破敵三十九
次下九十四城殺魯王及明宗室千人俘獲人三十六萬九千有奇卒年五十子十二人
宜爾登天命元年預又十六大臣之列備東戎決獄訟屢立戰功敗袁崇煥兵洪承疇以十三萬兵援錦
州奮入敵圍身被三創馬中十八傷死又換馬中八傷死又換馬中五傷死四敗敵軍而出　太宗嘉其
勇　世祖繪其像二一貯內庫一與其家康熙二年卒

遏必隆崇德六年破洪承疇兵驗箭射殺獨多　太宗曰巴圖魯之子仍巴圖魯也順治二年征湖廣陞
一等公十八年爲輔政大臣後加太師敘雙職並賜一等公爵原一等公與子法喀襲八年病辭輔政九
年因鰲拜亂政緘默無言議處革職　聖祖念無結黨之事止革公十二年卒諡恪僖賜葬命金匱圖令
立家廟祀之春秋太常寺官行祀子七人

車爾格長子陳泰屢立戰功順治元年入山海關破流賊征湖廣敗一隻虎於荊州平定福建全省授吏
部尚書國史院大學士十年授寧南靖寇大將軍征湖廣下常德府十二年卒於軍諡忠襄加世職一子
尼滿卒無嗣以弟子白敦襲　車爾格第五子喇哈達工部尚書鎮守杭州赴康親王軍前贊畫平耿逆
授寧海將軍平漳州偕侍讀學士李光地知賊遁走信進泉州直攻廈門破之斬首五萬四千招安民十
六萬回任都統二十四年乞休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敦德第三子瓦岱康熙三年從征湖廣有功十四年敗耿逆於撫州平湖廣遷江甯將軍二十七年誅夏
逆龍三十年爲安北將軍追噶爾丹

遏必隆第四子殷德（作尹德）多力善角觝領布庫長康熙二十九年征噶爾丹雍正元年授都統御書高門
令望匾賜之以弟阿靈阿有罪以彼公爵令殷德襲以病乞休　遏必隆共五十子長子法喀一等公御前

大臣　二子頗珠頭等侍衛　三子福保二等侍衛　四子訥殷德　五子阿靈阿
殷德五子長子策楞大學士將軍　次子訥親大學士經略金川誅　三子阿敏爾圖副都統　四子愛
必達湖廣總督　五子阿里袞大學士副將軍征緬卒
圖海正黃旗滿洲馬佳氏初任　世祖爲國史院侍讀具文武才任大學士管刑部尚書緣事閒居十八
年復詔以海官任以重地康熙三年爲定西將軍統川湖之兵平流賊內升大學士十二年奸民楊起隆
詐稱朱三太子內徒數十謀爲亂立往擒之是年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叛以海領戶部旗務察哈爾不
私役夫役不拘緊緩輝不多敎詞訟不濫准察哈爾布爾尼劫其父反爲副將軍平之十五年爲撫遠大
將軍以勒爾錦以下悉聽節制　平凉王輔臣乞降繳吳逆僞敕印何以而定秋毫無擾關隴悉平封三
等公旋統兵剿王進寶孫思克趙良棟等大兵平定漢中四川悉定二十年以疾回京任中和殿大學士
卒贈少保謚文襄雍正二年加一等公配享太廟加美號忠達公子諾敏襲三等公禮部尚書　諾敏子
馬爾賽襲一等公爲撫遠大將軍獲罪其弟馬禮善襲公爵
[illegible]理戢正白旗滿洲瓜爾佳氏　國初來歸破明楊鎬兵於入李如柏營大敗之　長子吳拜年十六征
撫順射中明將兵頗隨獵遇巨熊下馬步射之洞其胸熊踣嶺下　太祖遙見曰非吳拜不能遂觀之果
拜也太宗時與十六大臣議政康熙初年卒謚果壯二等伯　吳拜子郎談十四歲爲三等侍衛十六歲征
美環見一人執刃浮水至射之中心死二十七年往羅剎定地界羅剎大懼駐於城下自厄里谷納河以
上至黑龍江北岸白格爾必齊河至興安嶺以抵海定界而還毀其城郭廬舍三日舉復征噶爾丹爲昭
武將軍卒　旨召回賜寬勞之三十四年卒　子拉錫襲世職散秩大臣
費揚古正白旗滿洲董鄂氏二等伯鄂碩之子年十四襲職十八歲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三歲贊襄裕親

王福全軍征厄魯特尋為撫遠大將軍駐歸化城討噶爾丹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賊敗走棄廬帳逃遇
費揚古大敗之殺其妻斬首三千進一等公卒於軍謚襄壯

顧八代字文起[illegible][illegible]京顧納禪巴圖魯之次子由正白旗滿洲改正黃旗覺羅氏生而聰敏貌魁梧挽
十二石弓矢不虛發折節讀書精騎射順治十六年充擺牙喇隨信郡王多尼征偽桂王旋任選司郎中
康熙十四年御試旗員第一改侍講學士十六年以內閣學士參贊軍務征吳三桂十八年京察大學士
索額圖惡之注以浮躁後賴塔為征南大將軍仍令參預軍務二十三年侍皇子讀書歷禮部尚書同列
憚之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雍正四年贈太傅謚文端祀賢良祠

鄂素通經史友于之誼最篤康熙十八年由筆帖式特授慎刑司郎中聽訟務得其情人稱曰白面包爺
纂修大清律子留保辛丑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郎永清字定菴漢軍任汾州守請改祀北岳於渾源州至山東巡撫治于七一案所全活甚多子八人皆
有才廷佐兩江督　廷相閩督　廷樞　廷極漕督

康熙十三年禮部員外郎王詔隨順承王軍前十五年密疏云十三年三月抵荊州時常岳澧州未失設
行而前湖南可復計不出此即不然屯兵要害則長江倚為我有彝陵岳州兩路賊難兼顧又不出此再
不然棄彼初至無備渡江拔南岸為可攻可守之計亦不致令賊深溝高壘急難搖動又不出此遂令羣
盜皆逞大兵數十萬金錢萬萬計雖廣開事例猶不給而楚地米價三倍於前民困追呼又苦轉運恐將
來叛者不止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凶已也且馬倒十之五六兵亡十之二三存者銳氣全銷
羸病相半時勢可虞臣請統一旅為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猶勝坐待亂民之剸刃於腹也乞勅大將
軍剋期進討毋稍逗遛疏上　聖祖嘉其忠直下詔切責諸將刻期滅賊由是凶渠困殪諸方漸次削平

小臣瀝血陳言不計利害盛朝喜聞讜論坐收澎平皆足紀也詔字徽山詳憺園集

鄭成功據臺灣爲寇臺灣故紅毛番耕牧之地成功逐去番人僞設東都憑阻爲患康熙元年施琅提督閩中密陳金門厦門可取狀　上命刻期進兵遂克金門厦門銅山鄭賊積年所聚東南諸島悉平還入臺灣授右都督掛靖海將軍印六年復陳邊患事宜諸疏　召詣闕面陳時廷臣皆議主撫乃撤水師提督授琅內大臣封伯其後逆藩作亂海氛乘之益熾二十年　上詢廷臣方略多循前議琅毅然身任具疏陳情形　上特命提督全閩水師次年詔趣琅進兵琅先聚米作地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進擊不用命者斬書諸將姓名於船艦以便進退且覘勇怯六月由銅山進船賊將劉國軒傾巢而出自乙酉至辛卯鏖戰遂克國軒遁餘衆降遂克澎湖是役也以七晝夜破數十年盤踞之賊抵澎之後海不揚波進師之時潮長四尺實天威所致七月丙申逆渠鄭克塽降臺灣遂平晉封靖海侯　琅第六子世驃於康熙五十九年任福建提督卽琅舊治其勵卒伍練舟師一以父法行之六十年臺之奸人朱一貴妄稱明後招集不逞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爲亂殺總兵官據府城建僞號世驃聞亂卽日召將士授以計赴期進勦七日而復臺灣與其父平海日期不少異云　琅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謚襄壯子世驃卒於康熙六十一年謚勇果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納名流有諸生貧乏不自存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會闔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賂之千金馬少出行伍遭逢多艱故嬰爲人掠賣已他適生子馬亦別娶及貴故妻聞之而附上謁馬內之抱頭痛哭築別館以養其夫妻子女軍中稱曰夫人曰公子與其後妻均禮焉馬後伏誅西市日故妻與其夫皆斬馬在江南横征暴虐窮極奢靡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雄豪炙手熱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

郭東百貨魚鹽充郎署都督鎮軍一一散高貲下令牢投徧城落非爲仇家告併系即解發贓迺獲羨殆死有

餘事者矣

蔣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鳴建者閒舉手雙刃大呼奪門奮之

者立斃力竭被執又寧當人許鼎者自公被執即隨左右之凡公所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收遺骨

人葬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識其處至夜行亂石中求公尸棺殮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

師奏聞　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與從臨喪十九年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

肉擲其心以祭公墓前此較王弇州兄弟僅得殺世讎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醢者更爲暢快人心

順治九年詔自定鼎後曾經入仕之員有才學優長者督撫保奏時蘇州巡撫周廷佐疏稱延訪十

有八人惟松江府鄉紳許書卿屢以病辭不敢列入餘俱開事出選部弘文院編修宜興陳于鼎戊辰進

泰興縣宋學顯戊辰秘書院學士常熟錢謙益庚戌中允宜興吳國華甲戌禮部員外長洲湯有慶丁丑

進士丹陽荊有實癸未金華守常熟王遜癸未參議道武進呂陽庚辰刑科給事太倉錢增辛未進士太

倉許國杰癸未中書高郵宋敘璧癸未侍講崑山徐開禧戊辰禮科給事宜興周正儒庚辰兵科給事宜

興吳适丁丑副使道無錫曾荃戊辰進士武進吳剛癸未吏部員外華亭章曠慎行壬戌香山令上海顧其

言庚辰奉　旨交吏部考核酌用

齊文襄蘇勒滿洲正白旗人初由官學生選天文生康熙二十七年升本監博士三十年遷擢靈臺正三十

四年升靈臺郎三十七年改永定河筆帖式次年升主事銜永定河分司四十二年升侍講學士五十三

年特授永定河分司次年又改侍讀六十一年升祭酒仍管分司事是年冬遷山東按察使雍正元年正

月署河督

計改亭作者嘗記稱今海內耆舊尤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京師孫侍郎退谷先生王尚書敬齋先生沛縣閻孝廉古古先生崑山顧處士寧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徵君年九十一侍郎年八十尚書年七十一孝廉年七十處士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生平於大節無所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於五經俱有纂述註疏自行其意尚書淵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孝廉負任俠與徵君少壯時意氣相類職方遊好談兵及經世方略處士專精經傳訓詁及五音四聲之學考訂詳慎爲侍郎密友改亭此就長安朝士一時往來者言

徐俟齋與宣城沈耕巖壽民嘉興巢端明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俟齋名具書致名幣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俟齋堅不受遣書還生壽爲辭焉睢州先生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爲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評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菴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菴孝先及武定柏鄉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者即錢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王郎者也李素貧於飲家有圃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

順治十八年四輔臣柄政時江南巡撫朱國治蘇松常鎮並溧陽一縣欠十七年錢糧內鄉紳湘齊吳汪度等八百六十九人其致仕候選在籍者俱革職在官者分別降調生衿貢監黜者一萬七千九百餘人士子游學四方有人詢其前程者輒曰奏銷了江南糧賦自明天啓以後紳衿吏胥往往拜累而守令又因以中飽大吏亦故若不聞日久弊生乃至於此若不大加沙汰安得清理且不過褫其職銜已耳聞當時議者咸以爲刻事後平心而論不可謂非寬綱矣四輔臣者索尼鰲拜蘇克薩哈遏必隆也

林茂之朝老屠會嘗冬夜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鴈入蘆花夏日又無帳蚊蚋嘬之則又以易米櫟園山曰更無帳病於寒無被猶能守之嘗為作計處士笑曰嘗守之以虎吾嘗紀割後櫟園山自擘章寄一紗帳賦紗句云兆皆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紗帳紙題林處士草堂某件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之恩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碧髮如五六十許人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公子暻始生時唐東江為名諸生年已及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村戲云兒子富貴與君同年唐憮然後戊辰暻舉禮部東江果同榜尋更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兩圍自唱河中曲十八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也

國初乙酉江南開科張湘曉先生舉鄉試第一文出海寓傳誦幾於紙貴後視河南學政卽乞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公以湘曉先生應詔有司敦迫再三不出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為文又遺疏云虛名空好手公何肥遯深慚類何繁京洛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雖入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存性淡泊從不以宦自矜粗糲一盂山藥少許以為常官翰林時侍內廷以庶子為明史總裁湘曉先生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食不厭精汝未體耶當為郤湛直後宜靜坐片刻養神節勞勿以為白髮也古樂府稱君馬者路旁兒爵爲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聽汝之馬力竭矣文貞得命快然加一餐焉

梅村出山陳素菴相國之涵實為之啟蓋將虛左以待比至京師素菴已決裂盡室遷謫塞外梅村拙政園山茶歌為素菴而作悽惋情蓋有不能明言之隱按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弘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為政也文待詔為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償里中

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中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豔如天孫織雲錦赬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蠕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因謫遼歿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妻老投荒窮邊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府矣旋眾既散遂居營員既而爲平西壻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illegible]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球璣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妝閣學得驢鳴倚畫闌故甚之以甚足感也

朱竹垞在內廷時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偏拜將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之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霍洗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中鬼蜮作傳邑人劉漢洮覘以詩曰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

人魚實娶吾鄉程嗣立鳳衣一生好結納名流散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

多白民先生改到字作倒字徐立山以爲一字師

世稱宋文恪公彝拜增其壻爲王蓀錦拔大學士顧蔚雲工部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峨岷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學靑[illegible][illegible]皆進士

顧茂倫有學斯選百家之詩開雕以行賀至數留座上常論當家無儋石也江左有鑿孟公之目甫草東家實曾置一妾晨夕設食皆粗糲其妻張瞋之曰古有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甫草無以答也

王文貞公叔哉曾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從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誦五經爲夏課嘗作詩寄宗兒云階前問課方丈餘歲之夏秋一轉父子兄弟六七人聚坐簷上或吟詩或論詩得以稍逃祖德家

世之興衰以爲勸戒有一不至於傍徨四顧若有缺然者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六卿享上壽乞休于王恩方渥之時覩其子爲宰相猶得杖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蹤跡無可指摘可謂極人間之榮者矣

汪堯峯詩文爾雅釋躁平矜然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乍人譬類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與王阮亭以詩相戲謔往復不已後遂成隙宋荔裳毎與鈍翁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順甯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詬罵繼遂加以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自名當日邱蠁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嫚罵不已邱援壁上劍擬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已東人津津言之爲佳談海石詩云丈當愛殺牙詩不喜選體相思見其嚼齒又彭西園在京師遇鍾伯敬談詩不合遂拳毆之一時稱快事昔五代時胡貴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名指爲潛虯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二指爲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某不解與宰相蘇逢吉相訴欲索劍追殺睢許大邪于今人故有絕相似者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發元疇所食至少明人說部載高新鄭之兄捷攫食猶有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先生嘗說王覺斯長髯偉軀飲量寬乏講者洽酒數斗飲無算爵或蒸雞卵數十枚盛之巨盎傾餌飫蒸餅數十雜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日啖二十八餑餑好事者詠詩以嘲之徐原一司寇能歸吳門一日飲門下士賈生爲高撰一席庖人窮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更番爲壽既賈生以玉缸進容三升司寇一飲盡如鯨吸川也司寇體豐碩貿踞高坐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

器令左右二俘先置玉盞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豆白以巨叉攫而啖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爲術進滿盌酣飽劇醉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灌漏巵者耶張京江相公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點下冬舂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相國每秋冬夜亦飽餐燭下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盂每精詣深思時輒停筆啗一二寸盡盂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弔牌喫河魨魚敬畏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紳先生又有三好曰講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燬後已絕馬弔近來好者希聞張敦復相國最惡之鐫一章曰馬弔淫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著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魨魚食者尚少耳昔葉訒菴因食河魨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浮腫至不可辨識皆京裂失官所致津門多海魨蓋與吳門所出乃江魨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近淮一百里中每二三月出魨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腴柔膩斑駁可觀觴以青蔞白首味致佳綠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揚庶堂家烹尤得法或蒸或炙或糟醉更可致遠今年春黃河堂寄來京師致甚多予答以詩泥淖朝驅禿尾驢歸來磅礴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獨得春溪玳瑁魚黿碧穀浮擎玉船蘆青荻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遊心長日桃花渚蒲鄉味朝來潤客廚偶醉苦教防吸齒與君數典誦吳都

徐立齋登進士　世祖親擢對策第一授職後嘗召至便殿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喜獻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煌煌天語一時以爲榮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　朱附詩云祭酒先成文廟謁探花初采上林芳俄時釋褐廷趨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立齋以掌院司

敎習具疏題明特旨免某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入館揆凱功掌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敎習

康熙甲寅乙卯間湖廣朱方旦號二眉山人以邪術惑衆初被逮來京師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能知未來事凡問貴賤壽殀輒批數字曰其後當自驗自王公至士庶爭至其門游歷各省督撫郊迎縣官設次士民聚觀以爲計日刻中質秘書其徒陸光旭云孔子後二千二百年有我師眉山顧齊宏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於是江寧用作辨道論闢之曰國家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之斯可耳令崇奉太過聞孔氏復生謂大禹再見其謂移檄王宮則雨雪立應不但上儕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士大夫之過盛蓋何知爲京師姦邪雜處易於動搖爲一　朝廷聞知則以妖言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熊孝感相公讀而歎息謂不減老泉之辨奸也朱至江寧總督某公迎道左爲立書院一日在署方食江寧太守陳龍岩叩轅鳴鼓問何事曰知府陳某以朱方旦左道惑民請發下審鞫正法以安地方破民惑制府大怒而無如之何後王儼齋爲講官進講之次出疏劾其三大罪請誅之　上命其請下巡撫立置典刑身首異處世道人心爲之疎息　上謂臺臣不言而詞臣言之都察院皆當申飭陸光旭保推士官知府

韓慕廬以諸生被擯後應京兆試以第二人中式會試殿試皆第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門人子弟云吾貴爲尚書寧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居京師名動當宁召試稱旨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題其集云聲吐五采雙璧玉龍樹覆寶蓋清談梵宮謂絕妙宋詩也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

曲沃衛文清公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允謙蔚州魏敏果公象樞永甯于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瑃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身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三殿三門禁榜相傳爲勵文恪公杜訥所書文恪六十外以恩貢給事蕘局議叙銓四川州司馬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館翰林書皆不合式以文恪書進呈稱 旨命懸榜揮毫 賜御書以榮之既就道又命飛騎追之書復稱 旨試詩賦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數日間游歷閣學逾歲至尚書文恭公廷儀强仕時始登甲科入史館十年不遷以經營文恪葬事歸靜海杜門不出 聖祖南巡謁道左即授官贊途中晉講學後年南巡又晉宮詹回鑾日特予閣學手詔就職逾年亦至尚書任刑部者十年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投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峨眉山伏虎菴留一偈云偷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淚點塵早向鑊湯來避浴遂從火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

宣城施愚山臨歿前數日夢之天上觀競渡俄歸見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駕語其子賦一絕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歷歷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實甡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甪臨終亦口吟絶句云照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作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門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詩有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蕉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有扶鸞者自稱峨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蕉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岩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故里峨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葉訒菴司寇晚年駝背行步蹣跚欹側時人謂如乃字形張京江相公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康熙戊午魏敏果公採總憲首疏申明憲綱一述言國家根本在百姓安危督撫爲百姓保障尤爲國家培元氣語甚切直疏入　上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隴其復其官劾貪吏知州劉延命置諸法其獎論舉孝廉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皆擢用十人雷虎班迪秉哈塔胡密舉按姓惟謙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

計改亭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豔麗綺靡之文予嗜讀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宜然至相契

明史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遂其後爾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先生督學江左試上元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實書可法名心異之謂鄉娘少間見名偶同耳召詢之則閣部孫也詰曾祖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道梁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訪諸老生對無異及試閱其文甚類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觀學者毋迴文闕陋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稍爲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殉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媿古人也白下友人言之甚詳按祈茶坡先生集有送史鼎峩梅花嶺展墓詩嵩蒼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府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嗣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爲嵩蒼當即直耶

白仲謝爲王東皋先生的塊門人曾於　京師聞東皋訃音旣爲位以哭復於慈仁禪舍要經受唁一時稱之

王太倉入山獲痢戒家人勿述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遊行公聞之筵然曰彼言是也性喜蒔名蒼名種杜鵑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語公云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嘗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

丁也呼之不應乃戲獻之公曰吏亦愛菊耶亦附與之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榕村先生索觀公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顛跌而碎李不懌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舉以稱文端雅量

李高陽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後此惟蔣恒軒相國五十歲大拜

王阮亭嘗言李高陽之於曹頌嘉禾[illegible]之於汪季甪馮臨朐之於陳舍人說巖玉璂魏柏鄉之於董秀才文友以寧服膺賞歎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友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

勵靜海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村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賜第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主簿賜第後蔣青桐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湯文正公撫吳時有司報湖蕩遠灘公既巡返因以例請曰例自入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遠灘或不歲歲熟一奏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持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劄追去遊近欲挾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燔之斃奴於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孫夏峰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甯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體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等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桐城張文端公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設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稍稍闌入其中或稍稍攻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復思慮過數已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數酣當食數飽親斗室如千岩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渴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紛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文端于康熙十　年即世於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賢良祠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公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樂齋先生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　上命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選良騎沿途文武官護衛迎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艘載送其家又賜　上用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闌古玩雜佩之屬無算先期一日　陛辭　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賫酒殽果餌至寓酌金罍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型煥千秋俎豆鄉邦如在忠誠垂奕葉箕裘

甯波史殿撰及超順治乙未傳臚後乞歸終養不復出山平生不肉食施愚山贈詩云苦陳烏鳥情歸就綵衣樂肉食餘則粗餐暇止蔬其清節可想殿撰父有異人公與老衲名大成者善後婦臨孕見大成持鉢入室遂生殿撰至寺跡之大成化矣遂以名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焚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於官山自爲之誌携內含於兩旁年八十時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詠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茶餘客話卷之八終

茶餘客話卷九

学术

山陽阮葵生著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還歸即上築堂名三魚令稼書文集亦標三魚堂以此裘漫士先生官少司農以憂歸抵里之日舟中盜訴淚見艙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稼書卒于壬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三）

高念東少宰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過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對歌行近體銜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復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陳其年作儷體文不加點信筆直書嘗言胸中尚有四六文數千篇恨手寫不給耳毛西河亦自言每五十刻可作詩一千句文則可一萬字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廿六日　文皇后上賓諸王大臣議門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最老即跪地吏科給事高菰村層雲抗章彈奏大清會典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所以重　君命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康熙己未施愚山家寄雲樓下老梅忽著花四枝兩枝指城內一枝向南鄰一枝向宅中是年愚山以少參改侍讀同爲者高阮懷即南鄰孫編修卓亦編修爲鄰則城內也

潘次耕幼時與人賭記以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侯齋歿無尺寸之產嫠婦孤孫以託次耕

恤之終其身

同左羽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豎子背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籍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爲高食單之習習以魚飼猫肉飼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淸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潘耒嘗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追逼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陋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魏非梁言廣東陳元誠初不識字一日感激自取四子書終日拜之久而忽能識字見寢川集此事古人亦常有之

明人著書富者楊升菴二百餘種豫章朱鬱儀中尉百十二種王弇州著四部稿皆可謂富矣然不過詞入學人發抒愛衍之言居多耳惟顧亭林先生本根柢之學爲經世之書著述之體有不可及者五經同異三冊無卷次此書顧氏書目所載蓋未成書也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已刊行 九經誤字一卷已刊行 石經攷一卷已刊行 金石文字記六卷已刊行 音學五書三十九卷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按亭林謂此書凡五易稿晉沚張力臣寫之款說文參互訂又改訂二百餘條手書大字刊之二子叶曾叶箕分書小字鳩工于淮上賢歐清江浦王氏家後李安溪相國過淮以五百金購去李安溪曾孫也覓余蓋之 吳才老韻補正一卷已刊行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此書未成按今傳寫本三十四冊未嘗卷次乃徐健菴家抄本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作一 歷代帝王陵攷二十卷今有□□寫本凡八卷 一 昌平山水記六卷已刊行 十九陵圖志六卷 萬歲山攷一卷 肇域志一百卷存山東二

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八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萬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救
文格論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官田始末攷一卷京東攷古錄一卷山東攷古錄一
卷（二種刊行）熹宗諒闇記一卷三朝紀事闕文二十卷譎觚十事一卷（已刊行）日知錄三十二卷（已刊行）補遺四
卷亭林詩集五卷（已刊行）文集六卷（已刊行）先生初名絳贊善紹芳之孫諸生同應之仲子出嗣從叔同吉為
諸生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鄉里有歸奇顧怪之目年七十卒無子

王深寧著書六百八十九卷深寧歿後刊布者玉海困學紀聞詩攷詩地理攷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
通釋共十五種其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答問
四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祚篇補注急就篇補注小學紺珠十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
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天文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國初名士如林己未之役網羅殆盡然其論著者之多則無過毛西河者奕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
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議五卷論語稽求篇七卷春秋錯傳二十卷大小宗通繹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
學證文四卷辨定祭禮通俗譜四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奏疏一卷館議二卷揭子一卷史館劄子一卷誥
詞一卷館頌一卷館課擬文一卷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鑑錄七卷蠻司合志十五卷司賓
問答一卷聖孝詞一卷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後觀石錄一卷越語肯綮錄一卷蕭山縣志刊
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詩話十卷詞話五卷韻學要指十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制科記一卷制科題名
記一卷記事一卷集課記一卷御試賦一卷應制賦一卷詞數小賦一卷雜賦三卷擬騷連珠騷博詞一
卷新樂府一卷二韻七言絕句十一卷五七言律詩十六卷排律六卷七言排律一卷七言古詩十五卷

五言格詩五卷雜體詩一卷填詞六卷碑記十卷書四卷牘一卷箋一卷誄一卷序三十卷跋引題詞弁首緣起二卷書後一卷蕭山三先生傳一卷越川先賢傳二卷五忠傳一卷循吏孝子節婦傳一卷雜傳一卷二撫傳一卷列朝備傳四卷墓表四卷墓碑銘二卷墓誌銘十二卷神道碑一卷塔誌銘一卷事狀三卷年譜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瞽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遇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授而錄之錢晝則徵逐友朋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而其間受託請移彩飯乘機損益點竄諸史官之傳紀界無鉅漏史稿之成雖經史官數十人之手而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煢煢一老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雖憎人而其才亦曷可少哉

李穆堂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蓋修諸公爭之李議辨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為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縱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卹議謚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復申前說余聞之李鼎臣先生云

穆堂先生任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史館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康熙辛亥高江村 士奇 御試第一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詩有空對西風歎二毛之句江村是年三十二歲也 上覽之似有憫憐之意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與申夏

擬翰林院侍講葉蘊肴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詩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袍邀帝賜大街官馬任君騎

侍臣蹤跡銀鉤體宮女爭吟擘月詩自是　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毀無知

田山薑以未入翰林為憾弟霈值遇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于我獨無分云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適同年翰林某傲侮嘗獻云北門艸制始巳乾符內翰宜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孔臭標格氣于肩毀亦且齜齜講習詩詞班于頰舌又詩云休冒京兆除科提落于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斲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隆子八叉吟手也徒然不數詞賦陪雕蟲必詰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滌漏笑頭巾劉氏功勳馬上臣掾史武夫兩行隊中間过府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生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皆著賦然引典語文心雕龍稱其自實為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江退谷註近光集稱中郎不知為晉書所誤而誤作稱或陳其年集孫劉不過使我不為三公註家不知為魏志孫資劉放而誤作孫仲謀劉元德

平湖吳士縣稚農少年儻蕩不群遊白門與某妓暱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非鳳貌雖侍箕帚但恨君讀書甚少耳雅以為恥稚農恥之歸浙後假東湖僧舍讀書一夕小沙彌至見案上有昭明文選一冊曰秀才年逾弱冠尚讀此兎園冊耶稚農益恥之遂發憤讀書研究經史

葉忠節公映榴有賢子也七歲時夢有老人贈以詩云君是王魁身後身桂英翻作石榴裙一枝羞寄西江上雙美貽來兩湘雲致主有懷同賈誼請纓無路等終軍知君不久登瀛矣莫負香羅帕上人醒以語其師因改名映榴後官西江殉節武昌聞公少時有婢名香如素愛之為他妾所譖自縊及殉節前一夕夢婢來云是逆龍反矣駱府以告夫人明日難作

康熙癸未年五月　上特賜少宗伯孫公岳頒水晶眼鏡成山蔣文肅公時方為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
母曾年老眼昏乞恩　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著其製法尚未傳世也成山官庶常郎賜第西華門儲
池之西　御題匾曰揖峯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
恪公賜舉人　丁未冬賜大臣福字　上以公母曾太夫人服未闋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為異數
壬子年六十四夏病賜人參十觔又二觔七月十五日卒　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女定于庚戌冬
完娶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歸素服與居繼
遘公大故詩無明文與陳相國論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
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安溪相國先生字晉卿官編修時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踞泉漳乃從草平閩機宜裹蠟作丸託諸
季父日燦偕侯夏澤伴為江湖術者給出杉關夏澤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　聖祖手削蠟出疏
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
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于要隘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社其賊撮應時潰散十
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甯海將軍喇哈達自漳州入安溪
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並時而至賊敗走泉閩　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向狀爲施琅可任專
征　聖祖從其言遂平臺灣

方靈皋苞初為逆賊戴名世之黨錄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年　聖祖知其有學乃試撰湖南河洞歸化
碑文稱　旨命為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
姓期服之親皆從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始

下獄究死錄于清軍縣奏作　兩朝聖恩罷以示格外殊恩

高安朱文端公字若瞻生而瑩異顏赬豐頤方顴大口長目步闊二尺廿三歲入學廿九中鄉試主司朱大典一見曰河目海口惟亞九公今復見子朱爲文格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興廉懲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儉丙辰賜第于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于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講求臣查額徵所儲于一切經費實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浮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于康熙四年卒于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同居僧諭禪旣與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游庠後即令還俗無所歸徘徊于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其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對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于位卒之前一日出端門望月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又云即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相隨其後問公與誰言曰爲誰曰衙役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報公薨矣

張巡南司寇曰豐能視鬼物在都門時每日薄暮則街衢人鬼雜半大約鬼多短小見貴官至輒退縮趨避午前則不敢出胡太虛撫軍亦然在京寓客正舉觴衙飲忽停箸急趨入內少頃踉蹌出手持門閂大聲呼逐至門外始返客驚問不言至夜戒家人勿眠及日報隣家一婦人縊死

禮部某郎中無子納妾生女命隣尼爲育嬰宅血胎易之諱言得子外間皆不知陳其年往赴彌月宴賀以桂枝香詞中云汚蒋未乾隔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送至又云懸弧宅第元閟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聞衎客郎中疑其年知其事而相誚凡禮部有所差舉必厚抑之此與東坡洗兒詩諷南

梅詩同此情事乃知文字之險有非檢點所能及者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得學於河南幼務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一騎馬牙籤瑤列幃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裝坐客或斯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熏人中毒多至死者彼豆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氣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作狀寢人起犬向主人室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頭死急救乃甦北人秋後即苦臥炕爲大木舍人于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江陰是鏡詭譎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甯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先生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關督院招生徒與當事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于督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牌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庭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詭不往而令廣文諷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隱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距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出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青蚨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鏡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天台侯元經嘉繙才士也于經史不甚博詞賦時敏贍屢躓場屋年五十以縣丞解餉至戶部戶庫之吏有所需不即予文書侯索僚而貧大窘時梁薌林先生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詢某何許條文請君謙讓不作書以副之即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宗官條文請督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瞬息揮筆復成四言韵文此何必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嘖嘖稱許指嗤不已彼時庫者已神交對侯侯出而付之明日兌撥行矣　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夷門自持燭入則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歿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辛未　駕南巡幸揚州有九老迎駕　鄭宗彝年九十定欽年八十七散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六芝田年七十六瑞璧年六十一蒼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御製詩有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會勝香山之句鄉爲盛話

趙秋谷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劇被給事中劾落職時徐勝力編修亦與讌對簿時略緊和班優人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儕少年科第儼風流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何長生殿裡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艱難行頭徐郎頤修髯有周王廟道士之稱後官學士開黃給事家聚客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徧贈諸名下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乾隆己未秋谷遊淮上與邱天峯編修敘先後同年以此事問之曰非也時方與同館爲馬吊之戲適家人持黃刺至秋谷戲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家人不悟遂書柬以覆秋谷被劾後始知家人之誤也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遊化日昔學有司衙例請禁屏治文康批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

若人不爲惡即飲酒食肉何見干天地之怒哉合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

識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例以記名翰林引 見時貴陽王編修世任名居首一夕夢其祖若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任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爲圖謀之驚醒見案上檢記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者大惡之三日後忽發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相隔遂補察時甲戌年四月王於京大致改鹿邑令意復缺快及秋察以科場監試伏法都市而王得無恙

辛未各省薦舉經學深粹之士先後將至京 諭旨謂經學非詞章可比不得以一日文字定短長其綜核生平著述得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察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大鉞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真才遂不報 遇命然胡稚威詞章之雄察不過時文著名而已

辛酉秋有楚人某赴察院呈稱十月某日夜地震御史大夫奏請究治 上命姑與之以覘驗至期都人竟夕不眠予隨張葆華施竹虛黃玉壺諸君宿賈家衚衕關帝廟以方桌四列于庭園以瓷鍾貯菌子丙夜坐劇飲達旦無事翌日御史大夫請究治某生罪 上命押回本籍地方收管毋令出境

庚申錢塘朱生館涇邑仍乩仙涇之故進士任武岡州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黯吳天立馬三苗客騎龍七澤烟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楷園云

楊楷園馬□□朱棻園毛靜山吳紫棠皆癸卯選拔在都城冬杪爲扶鸞之戲忽有降乩者自稱葉沃若

槃亦明經同年進士諸君訝子方見從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乃言今年秋某以不予詳諸君旣信不能往冒君幸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甯國學署西園古柳下遇某事不益神因笑在學署閱文院中他人所不及知者于是驚信為真閱數日製文設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某若披衣入交訝君遊何相過之甚某若自謂計偕來京幾下第將諸君致何物因探懷出札諸君乃相視大笑其言所以

顧復初先生以春秋受知授官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　恭逢南幸迎　鑾獻所著詩書兩義嘉　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成進士在康熙末年性傲慢不合時宦中與同上官齟齬僅三載即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為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于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時從遊者甚衆夏日不見一客關門解衣脫襪股立寸絲不掛惟手一卷不輟常未以經學授官者惟先生一人無愧色耳

相國傅公治園亭落成　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為春和字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理宗謂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撫摩令常在春和氣中立夫遂于都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鑾輅所幸念切閭閻欲體之小意存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陳鶴之在京師出觀迦陵填詞圖卷子書畫剝落題詠甚夥當時名流巨手無不備就中吳園次題跋尤多洪昉思題北曲一套極風流蘊藉彭羨門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紹代工羣雛壁裡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遊紫衢鴻夢半生消受花當天數人妬殺暨園中卷尾漫士先生題絕句云少年曾檢花閒集最愛迦陵綺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雙香真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燕推是蘇黃一代野拍殘曉風殘月誤煞頭銜什柒柳屯田百年名流盤出疏香寸丈夫倆作香何女史題鑑一幣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戴亞同成並軼倫斷練隨手逐風塵

自注云謝香醞手瘋寺賈得瓶粹盤金閶今香醞謝世不知流落誰手　小郎交抱無兄恨世守芸香大有人雲郎者冒巢民家僮紫雲徐氏子儇巧善歌與迦陵狎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王阮亭陳椒峰尤悔菴詩皆工絕一日雲郎合巹迦陵賦賀新郎詞云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鬢影燈前說項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樣欹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偎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又惆悵詞云命不如人論自傷只緣家難滯他鄉旅愁若少雲郎顧海角羇愁倍許長三更出門掃夜飛五更還家星宿稀水晶樓角幾時曉獨坐待君歸不歸城南定慧前朝寺寺對寒濤起暮鐘記得與君新月底水紋衫子捕秋蟲相憐相惜作儂許情態可見其少年風致蔣大鴻作惆悵詞序云徐生紫雲者蕭郎州倚幼之年李侍郎未冠之歲技擅平陽家聯淮海託身非主得遇如皐大夫極意餘才遂進潁川公子分桃斷袖于今四年雖相感微詞不及于亂若乃緊前魚而不泣敝軒車而彌愛可謂能於纏綿情過辭帳者矣維時秋水欲波元暉將明公子乃飛祖帳而言旋下匡牀而引別江風千里起有見期厭有惆悵之篇曲盡離憂之致僕匪無情豈能勝此傷心觸目實無解恨之方輒爲和歌聊作助愁之句一時和者徧江南北迄今有分桃之辭者悉藉口檢討以解嘲冒子甚厭嘗語余云雲郎後隨檢討始終繾不衰晚歸商邱家尤執爨之役見者訝爲鬍須如蝟儼然一健兒或觸拍酒闌客話水繪園往事輒掩耳淚汍瀾如瀉瓶水也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于詩語具有禪趣到成篇脫口而出公暇停當嘗試　保和殿未亭午衆方舐筆者相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爲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鳩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凄然霹靂衆驚顧乃四簷一大冰稜斷冰墮地碎且迸南

華曰詠此可乎卽復吟四十字衆驚歎以絕浮南作詩序記其事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賦一韻應聲就頃刻成數十首賜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視壇家叔父蓀村先生同以講官侍班于齋宮銅棕塊候駕因指棕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風颭凝雲物覽觴宛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櫳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九齡絕如河懸瀾翻不能自休六曹九卿羽林期門之士環觀聳聽詫爲異人會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技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馮益都攜諸名士雪中遊詩巢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一人唱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詩停晷亦絕技也同時如定山司寇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大可嘗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此非妄語確有此情事朱竹垞頃未達時習駢體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文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陳山白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兩美合矣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歸愚司空兩家沈以江南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之中致身卿貳歸田後存問錫賚恩禮日隆壽且百齡而精神尚清健不衰近代文人之福鮮有及者夢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入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銜命乘傳裁詠皇華三十一而終其[illegible]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蘇州城東南有東禪寺舊有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堦前自號紅豆主人繪紅豆新居圖題而和者百數十人又虞山紅豆爲錢蒙叟賞之處今年顧古湫宗人給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董東亭潮七言一篇尤爲擅場一時傳抄巢邸見而賞之鐫玉章一方賜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金壇于中甫與弟潤甫先後以黨人罷歸中甫營園曰梵川潤甫曰雲林皆極水木池臺之勝
馬總戎金山西人初中壬申武進士廷試一甲第三官福建遊擊與同官副將某相押口語失權奮拳相
角某敗走至騎追之及城濠相上交相搏同墮濠水中從者解紛至督轅復大譁事聞削軍交勍之名能
官去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公一見奇之曰是闖帥之才也在京營數年己卯貫順天籍應鄉試
得中式會試復售及廷試　上召問其久試技勇冠多士遂賜第一人及第前後兩登鼎甲亦佳話古所
未聞不二年授江西總兵今提督江南全省軍門
青陽江孝廉周聞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後引　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瘠邑意不無怏怏
此五月問事及秋中州大水濱河諸縣黃沁交漲盡付波臣而所調汜水令署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為銀子山明季雜羅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游手不逞
之徒勾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士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前後聞其說亦心疑
其有因檄湖州守嗣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
守曰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倖庸知不預為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己開
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于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亨深然之會布倉猝罷官弟
亦掛議去事仍未結遽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實紫坪向滯會城聞之謁上憲力言理
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縣為養花之地畦圃相望竹籬板屋鱗鱗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圃翁貪利花苞
未放即剪將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史之玩芳亭張舍人
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渺然莫可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尚有花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漾

朱彝尊京朝官年年修禊於此花圃皆有窨冬月窨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即今之窨花也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崇國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鳳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話載白門冒伯子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諸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在國初亦名流殷遊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共飲槐陰對此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鳳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米尚邸過龍泉寺觀鳳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爲園址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疊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爲之岡嶺澗瀨曲洞遠峯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迫既死子然繼之在國初時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里今暢春苑即兩園舊址下宛平相國怡園亦然所作疊梅村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始自南垣非也宋人詩中所謂假山者甚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于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曄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名園別墅易其主者花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吾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酒醉謂南垣父子也

甕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一申野錄云山未嘗名甕也嘉靖間山中一老父語人曰山旁魁大而凹秀甕之屬也鑿之得石甕一華蟲雕龍不可細識中有藏物數十老父攜去留甕於山陽且誌之云石甕徙貧

帝里再靖初蛩忽失嗣是物力漸耗說者謂有明之世宏治時世臣富正德時內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萬時游俠富然流寓富士者貧矣

京師鼓樓定夜每晚擊鼓一百八聲葛淡人詩云聲聲聽徹一百八萬戶千門惟月華、

明察昌時徵吉水鄒南皋元標三原馮少墟從吾入爲總憲公餘會講于城隍廟後建書院宣武門內御史周宗建董之講堂三楹供先聖陳經史典律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等詆爲僞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淺不深之揖啖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踩于門外毀先聖木主焚棄書律院行且拆矣崇禎初文煥伏法院得以存其後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借院修時曆署曰曆局

皇史宬即小南城宣泰殿英宗處內初有樹石宣泰俱令移栽大隆福寺復辟後令內官修葺壯麗遍植花木每春令閣臣遊賞大順初大工成時工部尚書趙榮以楷書生起家侍郎則蒯祥陸祥一木匠一石匠也

禮部堂舊有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愼庫舊有牌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今已撤去嚴眼胡同水月禪林額爲王覺斯書城南崇效寺唐之棗花寺至今多棗樹內部殿二字額亦王覺斯書又□□□三字爲田中塞書戶部街劉必通水筆招牌爲嚴思敬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剎舊有雙楸又古碑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舊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隣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隣頗能詩與王樓村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存智朴者僧書松紅杏卷子內多國初人題詠如漁洋竹垞六濂初白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成道圖錄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

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嘉靖年建中有鬱羅蕭臺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千神將云有一像乃分宜也

白塔山即永安寺木瓊華島舊址

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元至元中建有二塔一七級一九級寺僧海璧可菴葬于下正統年修嘉靖十五年改講武堂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賜額大隆善護國寺爲脫脫丞相之故宅今佛座下有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成門內

拈花寺德勝門外西北雍正十一年賜額拈花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萬壽寺缺

昌運宮缺

茶餘客話卷之九終

茶餘客話卷十

山陽阮葵生著

亭林先生論學書云百餘年來學者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道高于孔子門弟子賢于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與孟子所答常在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在乎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又

答友人論學書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遽爲許可以陋於上蔡橫浦象山三教之學竊以爲學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此之所以爲學者如此揚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辨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於道者誰乎

詩甫草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萬括萬有貫通三極上下古今無不燭照者也若窒閉其七竅折墮其四肢曰我能存心不亦悖乎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道猶之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綌兮而欲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也

黃氏日抄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亭林曰清談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先遺其粗未究其本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世之務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安得不亂

陸稼書先生上睢州先生書略云詆毀儒先學者大病辨別是非亦學者急務欲闡孔孟之道至朱子而

明其行事見於年譜行狀言語見於文集語類教學之方見於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自陽明目爲影響支離倡立異說以僞亂眞天下靡然尊陽明學術壞而風氣隨之比之清獻歸晉非刻也今人畏其功業嘗聞前輩紀載卽功業不無遺議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九合一匡五尺羞稱況陽明乎故學者必尊朱子黜陽明然後是非明學術一人心正風俗淳陽明之學不熄朱子之道不尊若以詆毀爲嫌陽明比朱子于洪水猛獸則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陽明之後如梁溪蕺山名爲救其失實不脫其範圍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芻蕘之見如此睢州答書畧云今天下相尚以僞久矣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著書鏤板譏彈陸王曰吾以趨時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連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搜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衞道夫舍學術而毀功業舍功業而訐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毀而造作無據之私以快筆舌其心術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闢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極言之亦衞道之心某竊謂不然孟子得孔子心傳以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闢楊墨若學術不足繼孔子徒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殺人也其誰信之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則當日闢楊墨亦不乏人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其不足輕重可知也今不爲孟子之知言養氣而與追放豚者流何敵面亦不自重矣陽明詆朱子洪水猛獸陽明之大罪過也于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愚謂欲明程朱之道者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喜怒哀樂必中節視聽言動必合禮子臣弟友必盡分久之人心正學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將爽然悟翻然從之若曰能詈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將俎豆洙泗之堂非朱之敬信也按當湖之論頗近石門未始非衞道之意而不能大公無我反覺偏執近於尚

氣者雎州平情論事戒以躬行心得實至名歸以不辨辨之可謂有儒者氣象矣嘗謂古今仁聖賢人不
朽于天地間者惟德行功業氣節文章四者而已若象山之志在復讎談兵閱武其守荊門立社倉築城
弛理財折獄民望若神明皆實在經濟至陽明定叛藩折逆奄用兵如神愛民如子視功名升沉險夷如
浮雲之過太虛而文章亦壯不朽乃皆以道學少之吾不知四者之外更有何道學也耳食之徒指之爲
禪極力詆謗如有私讎試平心而論天下果有如是之禪乎哉

雎州謂沉溺利欲之徒毀棄坊隅節行虧喪亦皆著書鏤板謗彈陸王以爲趨時之學此皆實有所指吏
不一其人也即如孫退谷辨晚年定論著陸陸劄記等書皆痛詆陸王退谷以明之諫臣當闖賊破國時
家擁重貲浮沉偷活入　本朝邀恩錄用不知感恩安分忽談理學竊攀朱子恐朱子不屑有此法嗣也
嗚呼奔婦而議貞女之奸媱亦可不必矣

御批曾南豐顏魯公祠堂記云自濂洛關閩昌明道學後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國平天下之有具如晝夜
有求而與之以燭其功在萬世乃學者不踐其實徒附其名不力踐躬行但勝其口說不同人於出門輒
起戈於席上一字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吾師之說不如是曰此禪學也其極至於無
父無君雖以陸九淵之高明王守仁之忠幹而羣焉訾訟如攻寇賊爲吏攻者之行則與流俗無絲毫
異也簞食豆羹見於色易問死生大節乎若顏眞卿之學其所最效者羽士也其所略涉流連浮綢也不
能爲慎獨格物之辨不能爲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之說而自壯至老死其忠貞義勇貫金石而動鬼神赫
赫如是是不謂之聖人之徒而可乎學者當何所從違而用人者當何所取舍也夫學之必待講也欲明
入聖之途使小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爲天下國家用也今舉上智之士有一不似聖人輒欲
者即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說得爲聖賢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其

時毅不塞更甚也豈程朱講學之初心哉大哉　王言振聾啓聵讀之令人悚惕志發信起舞所謂忠孝之心油然以生也因思宋末如汪立言文天祥張士保陸秀夫謝枋得皆不著語錄不爭先儒而大節可觀不愧孔孟他若吳澄熊禾姚樞許衡俱試程朱奉爲語錄集註高談性命身仕兩朝雖學問文章不無可傳而根本一差萬事瓦裂九原之下對魯公等不知若何慚汗而講學諸儒多有恕詞甚矣私心之錮蔽焉固之難化也又嘗讀　御製覽性理詩云聖道豈殊塗知行要並勗何事立門庭操戈判朱陸噫空言無補實行維艱三復　聖諭當皇然愧怡然悟矣

魏了翁潼州學記云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藝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騖于奇品異物不接于淫詞詖行不爲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引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

朱子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入恐其遂陟清要唆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爲浮誕宗主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侂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史胡紘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具誣文公十罪汪義端徐誼又特疏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聚毋不殺使其乞食殺然嗟哉讒人之言至此極矣較之近人之毀陸王者更甚矣之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公待制當今賢何爲而必欲排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言擊邪入非詆學附也友人曰不見背人皆孔子惡宋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

憎耳林曰倚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州此么麽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究與文公無毫末損

今之毀陸王者亦此類耳

朱子自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只是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又云論語集註為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其間多未穩煞誤看讀古人綻前好學悔過不吝如此後人竊其少年中年之一說橫抹豎塗亦不幹闕先儒之穴矣陸子朱子之畏友也聽鹿洞講義愧為傾服讀敬與楊道夫書猶云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又語包道顯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惟某與子靜而已後來無極太極之辨止而各行其是非後儒所能知然而朱子之尊象山也亦至矣今人操戈相向果何為者是猶往客叩門主人方倒屣謹迎而犬猶狺狺吠聲不已較之吠堯之犬更不智矣

朱子晚年書門符云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上句謂韋齋先生下句謂劉屏山也朱子年十四師事屏山字之曰元晦祝詞曰木晦於根春乃暐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故曰師傳按家譜載所謂考亭者其鄰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畔以望其墓向公求名公即以考亭名之後為之對後人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借稱之云云又查初白云唐末時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子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朱子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屬朱子而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黃侍御詩也

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謚曰文曾結草堂于建陽盧峰之雲谷顏以晦菴又號雲谷老人既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滄洲病叟晚因僞學之禁人更名遯翁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朱子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得之藏袖中秘其事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榜畢而登極赦至人服其識量此亦甚奇非小儒之所也按祖譜稱朱子朱子得朝

報不語散行經中云我這頭且暫戴在這裡移時又曰自古聖人不曾殺人從死蓋其自信如此是聖賢本領

吳康齋舉召入都時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圈子行步亦然曰令太極常在眼前有浮薄者以敝履投其中莊定山詩有枝頭鳥點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及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之句一時傳笑湛文簡講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時方遇倭亂當事問何以禦之正色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同前所謂病風狂不知痛癢之人矣儒者空言無實大半類此

李見羅材素以理學名其任中丞得罪也例刑部獄數年乃編戍閩中時太夫人已捐館舍李在獄未得親含飯也出獄後人以爲先抵里追服舉哀乃治途間淵與縉紳當道往還應接不暇至閩後則呵殿儀從較閩撫有加焉且盛飾公署選文武員弁爲巡捕官一如現官體制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放文書以爲常似此舉動乃腐陋鄙夫所爲不知平日所講何學居然欺世盜名哆口而談程朱後山石喬御史瑤棟起家進士巡方三省其風采不可知而言動坐臥皆有常儀居家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喝開門吏搜索內室喧呼而出曰無弊矣後家童僕以次謁跪或訴爭鬨或呈計簿爲判決笞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終歲不倦當時傳以爲笑亦見羅之亞也

君子之道自子臣弟友孝弟忠信始雖孔子猶自謂未能學者躬行心得各有得力之處聖人必不強之使出于一聖人之教在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親炙者猶未能躐等曾子則曰忠恕顏子則曰博約孟子則曰仁義而已孝弟而已以及濂溪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橫渠之禮象山之發明本心紫陽之窮理致知陽明之致良知皆艱難辛苦已試之效過來人道箇中語親切而有味孔子復生必不分彼此是猶譬之涇渭漆沮同入于河瀟湘沅澧同入于江而江河又同入于海今必指江入者爲海而河入者非

海有是理乎指江河爲旁流而反引斷潢絕沱蹄涔杯水爲滄溟歟持門戶之見黨同伐異牢不可破豈非世道人心之患哉

安溪先生不直朱陸同異之說嘗謂二程十五六歲學聖人故爲吾道中興之宗象山之學與建陽稱同異然其論義責志之旨朱子在次焉遊其門者同異而晦不同是亦百世之師矣　以知本爲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正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孟言博學詳說矣將以反說約也夫如是則其爲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同異之紛紛乎　本朝理學以潛菴榕村二人爲正宗蓋其學博功深醇乎其醇故立言公正平恕一毫不偏其他鄙陋寡學株守三家村兎園冊而戲手詞藻或穿鑿支裂逞其私心小智以驚愚孩亦接踵不絕也更有沉溺功名利慾揣摩風氣藉口程朱以德行實而盜虛名如世所傳何卿一者指平日自負尊程朱黜陽明之人也哀哉此豈足與於儒林理學之數乎

假道學必好色而不辨美惡假名士必貪財而不分義利歷驗往往不爽

元都文■與友人論文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以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援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精未措一辭鈐制天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諸葛公讀書略觀大意即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義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蓋不敢穿鑿附合陸象山詩留心傳註翻榛塞留心傳註是曾用苦功翻榛塞是謂留心之後覺其盲混亂也尋上達於書義未解

處且故過其不妄加註釋可知是皆因漢晉諸儒注疏訓故瑣瑣屑說以為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譏釋曰若稽古四字至一萬餘言自不得遂之以汎濫無歸後世淺學之士講道之儒往往藉口古人空疎庸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自便其私斷而厚誣古賢不亦悖乎

伯祖樹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競讀毛西河集其所辨引甚未足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實覈慎勿為懸河口所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頃見西河集中一箋云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用秦漢引經有與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有文章哉然是何言也西河直自作供狀矣古人謂解引書詞詞之內不可減減則毀毀則失本意詞之外不可增增則贅贅則壞本意西河著書立說殆不免二者之弊鈍翁妄馬氏改為司馬氏附於子長長卿之後亦好造作之一端也

毛西河謂古之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人並無引臣夫婦朋友此在僞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子註中庸誤認五達道為五倫此與閻潛邱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為道家語僞古文竄入同一識議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皆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甯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顧亭林答之曰君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道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

能處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噫師道益善人多豈獨學業哉兩先生可謂不沒今人矣

昔曾植齋勛飾與兄勛符未第時其父爲延一舉業師又延一講學師專講學問後兄弟俱得鵠楨發中探花官至大宗伯爲世名儒世之教子弟者不過務爲舉業詩賦厚館穀嚴課程而已未有於舉業外另延講學者植齋父爲衡州督史非素知學問者而舉動如是其識誠不可及華亭唐仲冕五歲而督後聞父兄讀書輒不忘父兄因以講授文義即能解悟遂盡取古人書誦之使熟而仲言胸中富五車矣久之能詩文著錄箋疏跋等集數十卷爲一代名流是皆父兄成就之也

袁文清公桷爲浙江世族受業王深寧之門嘗云予少時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所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好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功喜聞人之長將疾趨而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

馮開之題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澀遥過之百遍孜亭之半日淵明不求甚解東坡每事一過庾信開卷一尺王鈞重覽與深其各得輪扁之甘苦者乎

閻百詩徵君嘗語石紫嵐先生云古人自稱有五恨三恨者予獨有二恨皇覽云宋書記漢明帝朝諸儒論五經誤失有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呂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襄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予謂此舉未行故秦漢後不復見孔子六經原文予之恨一也又大程子爲次子邵公撰墓誌稱其等子生知五歲而殀予謂程子聖賢小人非譽兒者天若假之年可復見生安聖人卒不獲見予之二恨也紫嵐曰非子言以詩禮發冢蓋有激之詞子眞欲發人冢乎百詩曰觀後晉太康中汲郡發魏襄王冢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最爲分了齊文繫太子發楚王冢得竹

簡書王僧虔訂是科斗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晉齊距戰國已遠尚完整若漢明帝去秦二百年復當何如且秦人焚書止焚在民間者博士所職悉不焚至項籍一炬始全亡而家中所藏固歷歷也紫蒙曰子之根固當懸之終古耳

劉子立云學者先看本紀則世家表在乎其間可見古人讀書已苟簡如此

鄭耕老云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所釋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為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材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云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耕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合儀禮以易詩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一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教律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定服制等戰始可謂之眞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令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期按公穀皆言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所生之日爲庚子穀梁以庚子繫之十月以朔推之是月二十一日爲庚子公羊以庚子繫之十一月以朔推之十一月無庚子公羊誤矣然斷以夏正則孔子之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所同至史記乃謂生于二十二年庚戌不載月日論語序說據史記之年與公羊之月日又誤矣按孔聖家語圖記襄公二十年戊申禱於尼山明年乃生孔子又云顏氏懷姙十有一月而生孔子蓋孔子生年實在己酉公羊之誤以懷姙十一月誕爲誕生于十一月史記二十二年之誤又因公羊之十一月而遂以十一月爲誕子而又周正之明年夫十一月無庚子則生日斷歸十月既在十月則史記二十二年非矣且春秋紀事以建子月爲春公穀所書之冬十月庚辰朔卽夏正秋八月之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卽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也　又五行書作庚子日甲申時不知何本　今照路史以八月二十七日不知路史所推乃二十二年庚戌建乙酉之庚子非二十一年己酉建癸酉之庚子且以二十七年爲庚子又與公穀十月庚辰朔不合矣冉氏覲祖考辨甚詳明宋潛溪亦有辨毛西河亦考焉而不能斷　康熙間湯潛菴先生撫江南奉部牒以蔣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學使令各質所信時寢定諸生王晉上孔子生日辨疑一篇斷以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周十月夏正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蔣尹玉九月十五之非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是甲子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謬可知湯公據以覆部通行天下今曲阜亦以是日致祭至今無正之者黃黎洲亦主八月廿七日之說

世傳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一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號曰圖立而先師侍者曰小影先師顏子贊皆有贊辭大畧有合于荀卿如蒙倛之說後人引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

損其敬遂謂吳書爲僞本而追惜漢文翁蜀中所圖遺像不傳爲恨明人採宋晉學陝西石刻聖像不復美鬚今其像頗行于時三家村中多供奉之案坪謂子思所謂無鬚眉者特不美鬚眉耳非絶無之謂如叔向之盼又無子司馬牛之我獨亡古人語類是者甚衆不悉孔子無鬚孔子豈無眉乎予按孔叢子作晉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彼患德之不邵美也不患毛鬢之不茂也是子思自謂也毛鬢不茂所以異于孽臣之美鬚眉也孰是而謂孔子無鬚豈不謬哉

孔叢子載弘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論語隱義孔子至蔡人盜孔子一隻屐去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異

後漢書郎顗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列子力命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論衡云顏淵年十八升太山見吳昌門有係白馬論語讖云顏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似水精故名淵

論語摘輔相云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

師覺授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衛人狐黶殺子路子崔既長報父仇黶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史記伯魚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子思之年其傳聞於家世者必審而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曾逮事孔子未必此時尚存也伯魚先孔子五年而卒即伯魚末年生子思至安王二十五年亦一百一十七年矣温公當必有所據

續博物志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

孔子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有若少十三歲顏子少三十歲仲弓冉有[illegible][illegible]少二十九歲子貢少三

十一歲子游子夏少四十五歲子張子賤少四十九歲子若少五十三歲曾子少四十六歲按孔子七十
三卒時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壬戌曾子方二十七歲計得一貫之傳不過二十歲上下耳何云參也魯乎
說論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歿又數十餘年孔子弟子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即曾子有子之門人
非孔子之弟子也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豈其然乎　魏文侯以子夏爲師史記子夏
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歲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魏始爲侯子夏年已一百四歲考
甲子會紀子夏一百三十餘歲子思一百餘歲

禹長九尺五寸湯九尺孔子十尺文王十尺伍子胥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
東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時奇士巨毋霸一丈大十圍同見續博物志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
亦七十二人此小說家之得以藉口也

孟子字子輿又字子居見漢書註孔叢子因居音車字之訛也

曾子名參字子輿則參當音驂乘之驂今讀同森劉繁駁云曾參殺人當是曾三殺人見解頤新語

原季石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
高穿生子順相　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

孔廟神像宗濂謂開元二十七年追神子南面失古者神道尚右之義而未考所文所謂昔周公南面孔
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之說按貞觀永徽先聖之位迭更顯慶二年則配周公而西嚮之位未改
至是乃正南面之位宋　作也

漢祀夫子惟闕里史稱　祠孔子是也歐陽氏集古錄載魯相韓敕修孔子廟卒史碑云太常祠曾馮牟

史記元辭對問故事辟雍祠先聖太牢太祝各一人則其時已祀於辟雍矣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是雖未爲常典又未知獨致尊崇之意然不得謂非郡縣崇祀之始也其後魏晉以降皆祀於國學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後齊制新立學必祭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每月朝隋制州郡學以春秋仲釋奠先聖先師據此則郡之立廟自後齊已然其春秋釋奠乃於隋始唐武德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二年罷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高宗永徽中復如武德制旋以長孫無忌等議仍依貞觀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夫子南面之位（舊以周公南面孔子西面因仍未改）追謚爲文宣王（漢謚曰褒成宣尼公唐初贈太師又贈隆道公至是乃晉王）宋祥符五年加至聖號冕十二旒服九章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成化弘治間禮樂用天子制嘉靖九年以張璁議易像爲主題曰至聖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殿爲廟祚禮樂皆有降殺當時禮爭之不能得本朝順治二年定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其廟中配位唐以前爲顏子貞觀二年以左邱明卜子夏二十二人爲配享開元八年始以顏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爲十哲曾子在十哲之次塑坐像配享又圖七十子于廟壁二十七年贈顏子爲公閔子以下九人爲侯曾子以下七十子爲伯宋眞宗咸平三年晉十哲爲公曾子以下七十子爲侯左邱明以下二十一人爲伯（即前二十二人子夏已入十哲）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爲公七年配享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咸淳元年以顏曾思孟爲四配進顓孫子爲十哲元至順元年以顏子爲兗國復聖公曾子爲郕國宗聖公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國公皆宋封至是加聖號）明嘉靖九年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並罷公侯伯爵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升朱子入殿配享乾隆三年升有子入殿東下子之次移朱子于殿

西顓孫子之次　東廡八楹（從祀凡六十二人其位次餘者升於廟者當東西移易故不得依舊寫之書）先賢蘧子瑗澹臺子滅明原子憲南

宮子紹（一名适又名括）商子瞿漆雕子開司馬子耕（家語名犂）梁子鱣冉子孺伯子虔冉子季漆雕子徒父（家語作漆雕從）漆

雕子哆（家語作侈）公西子赤任子不齊公良子孺公肩子定鄡子單罕父子黑榮子旂左子人郢（家語作左郢）鄭

子國原子亢（家語作原抗）廉子潔叔仲子會公西子輿如邽子巽陳子亢琴子張（家語名牢）步叔子乘秦子非顏子

噲顏子何縣子亶（雍正二年增祀）樂正子克（雍正二年升祀）萬子章（雍正二年升祀）周子敦頤程子顥邵子雍　先儒公羊氏高

伏氏勝董氏仲舒后氏蒼杜氏子春諸葛氏亮王氏通范氏仲淹歐陽氏修楊氏時羅氏從彥李氏侗呂

氏祖謙蔡氏沈陳氏淳魏氏了翁王氏柏趙氏復許氏謙吳氏澄胡氏居仁王氏守仁羅氏欽順　西廡

八楹（從祀凡六十一人先賢之末當空一位）先賢林子放宓子不齊公冶子長公晳子哀高子柴樊子須商子澤巫馬子施

顏子辛（史記作顏幸）曹子卹公孫子龍秦子商（家語作秦商）顏子高（家語作顏刻）壤駟子赤（家語作壤駟赤）石子作蜀（家語作石子蜀）公夏子

首（家語作公夏守）后子處（家語作石處）奚容子蒧（家語作奚箴）顏子祖（家語作顏相）句子井（家語作句）秦子祖縣子成公祖子句茲

（家語句字）燕子伋樂子欬（家語作樂欣）狄子黑孔子忠（先聖兄孟皮之子名忠）公西子蒧顏子之僕施子之常申子棖左子邱

明秦子冉牧子皮（雍正二年增祀）公都子（雍正二年升祀）公孫子丑（雍正二年升祀）張子載程子頤　先儒穀梁氏赤高堂生

孔氏安國毛氏萇鄭氏康成范氏甯韓氏愈胡氏瑗司馬氏光尹氏焞胡氏安國張氏栻陸氏九淵黃氏

幹真氏德秀何氏基陳氏澔金氏履祥許氏衡薛氏瑄陳氏獻章蔡氏清陸氏隴其　按先賢史記家語

所載皆七十七人史記內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杜氏通典則八十三

人乃并入蘧伯玉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餘與史記同其中申黨申棖琴牢琴張各以重出覈去其

一又罷公伯寮祀而益以家語所載之縣亶凡八十一人陞于殿者十三人配享者二人東廡所祀三

十二人西廡所祀三十四人其牧皮則後之所稱左邱明樂正克萬章公都子公孫丑皆後之所引也又

按林放蘧瑗秦冉顏何於明嘉靖中與公伯寮同罷雍正二年復林蘧秦顏四人祀　又按唐以前止以顏子爲配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配享並以夾門爲先師也其時十哲七十子反不得與至開元八年始升十哲及曾子二十七年始贈七十子爵後唐長興三年始設七十二賢祭豆宋初增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板壁咸淳元年始列四配至明嘉靖復定殿中四配十哲及兩廡諸賢之次分號先賢先儒罷荀況（以元豐七年配）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盧植鄭衆鄭康成服虔范甯吳澄之祀雍正二年復祀鄭康成范甯乾隆二年復祀吳澄　先儒韓愈以元豐七年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淳祐元年祀張栻呂祖謙以景定二年祀邵雍司馬光以咸淳元年祀許衡以皇慶二年祀董仲舒□□□□□祀以洪武二十八年罷楊雄祀（雄以元豐七年配）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以正統二年祀吳澄以正統八年祀楊時以弘治八年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以嘉靖九年祀薛瑄以隆慶五年祀羅從彥李侗以萬歷□□年祀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以萬歷十二年祀范仲淹以康熙五十三年祀諸葛亮尹□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栢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以雍正二年祀其左氏明子二程張子朱子晉稱先賢自明崇禎年始時出及于國學康熙二十五年乃通行部縣

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篇二十即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二十二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發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從政以下爲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帝時安昌侯張禹素傳魯論晚講齊論間採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時重焉自張氏之論行而齊古

之喻亡矣王充有曰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又有齊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錄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曾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于曾子賈逵謂作于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朱子為之章句為之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獨行于世云古文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注疏中)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自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全書中)而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二章于聽訟之上于是紛紛之議起矣今所定從本伊川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曉頗信之而許孚遠指時喬力詆其謬未有定論近今毛西河李臨川王渢如又各有改訂之本噫聖賢之經被諸人顛來倒去面目全非誠為作俑可勝長歎

中庸小戴禮之一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于禮經後晉戴顒曾傳中庸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中庸賜汪應辰等朱子為章句或問與大學並行遂為四書之一近又有傳賈逵石經中庸者

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得不焚至宋始升為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辨文曰說孝經曰為政趙岐謂其文不宏深不似內篇疑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充引之即荀卿性惡篇多舉孟意此外篇也惜今不見耳洪武時上嫌土芥寇讎語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頒行天下永樂中修大全仍以舊本並行庶乎其可

馮山公云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攻家

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確然一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方二十四歲耳而其書仍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皆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遊斷可知也甚矣學者皆欲立說求早成而傳遲暮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皆行勝冒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于書豈有名心哉今之學者德不踰人才非作者讀書不滿數卷即年未壯中審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周密齊東野語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友叔亦非孟子曰輕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何能以詩禮者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子子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按金華子泰伯上孫寺丞書云雞鳴而起誦孔子孟子群聖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進孟子與孔子並且曰群聖人尊之至矣集中時引用七篇特多謂李不喜孟至于不讀妄也宋人樂紹翁亦力辨之

明姚福云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為直陳王道尤所宜觀疾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如此雖父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余隱之有尊孟辨朱子獨取之而改其未當者見文集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程子以為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然終未及孟子之知詩也觀任人有問屋廬子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經書句讀塾師皆遵監本訓讀先輩間有改訂之處以予所聞略記數條於後　其爲人也句孝弟而好犯上者句鮮矣　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句甚矣吾衰也久矣句　雖疏食菜羹瓜句瓜如字祭句偉人乎不句問馬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句知句足以知聖人句謀於燕衆置君句而後去之句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句毀諸句已乎句使虞敦匠句事嚴句去句則竭日之力而後宿哉句宿上聲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句百官族人句可句謂曰知　毋命之句往句送之門句是句皆已甚　道句　凡有四端於我者句知句皆擴而充之矣　二嫂使句治朕棲　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　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姑存一說可耳又如格物謂今也不然一節作今日之諺語確不可易[illegible]俱行洛帷鼓粱之樂音樂則文法頗整齊又潛邱謂懷寶迷邦二段皆貨語直至孔子曰方是聖人語觀留侯世家諫封六國後七曰字一段亦是此文法　又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椸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　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經傳誤讀者更不可悉數矣

孫漱宗作勞論辨以予與君並舉爲未安引顏延之庭誥文云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illegible]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以愛與忠皆指朋友言或言不賢[illegible]不見延之集漱堂謂唐人李德裕家便不蓄文選安見宋賢必蓄諸家集且熟讀之不偶忘耶

陳文簡公璉字先生嘗講四書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竹之於筍其節自小即具長大非有所加也又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渾如一塊吸鐵石

聖賢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此即聖賢之貪癡也大士曰度盡衆生方證菩提地藏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菩薩之貪癡也至於維摩默然拈花不語達摩不立文字此不過巢許務光只可謂之自了漢耳

方密之引劉須溪云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案宗一曰劍遍乎子貢問去食與信何先此待問乎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賢雪上加霜耳今作何宰我說何曾于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并有仁爲何必改字

吳草廬言鄭康成于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三字註之朱子深有取焉云云初不解所謂後讀朱子語類乃雖有其位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稱其簡當今集註用鄭說也

程伯子云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益都武宅中在洛云天地之化不窮雖一草一木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可知也經書之蘊不窮雖一文一字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能盡也素絢可以明禮鳶魚可以明道甚至緝熙敬止可以明止蓋五經四子之書其精多其用宏矣漢儒引經率非本旨而皆有裨于世務後人治經株守前說而反無益于身心漢儒雖誤而有濟後人似正而無功豈唯無功抑猶有害歟則不與非春秋去樂卒事之義也徒激怒于人耳三年無改義專不忍則晉察之徒得計又何以教孝乎推此二端殆不及漢儒矣由其致思闕而遺不以物理人情退而內驗也嗚呼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衆人所能知能行者非闊疏也治之將以學之如旅人問路問畢即行如病子檢方檢出即用未有徒問徒檢者而後人之治經可異焉見游夏之問孝則以爲游夏問孝也夫子亦教游夏已耳一無且思其於孝何如也見顏仲之問仁則以爲顏仲問仁也夫子亦教顏仲而已孰自思其於仁何如也講之者曰講書以爲明理如此聽之者曰聽書又以爲明理如此

一切身心日用不在書中一切物理人情事在書外然則出門如見大賓而我非由戶之人仁者其言也訒而我無出話之口也經書之不厭惟干祿求名之士是賴耳豈不痛哉彼夫射覆鬬靡因遁怨之方也而伯夷讀之反觀內省默識已非故能變化氣質則身聖賢令讀如此則書所思不出人情物理之外所悟不越身心日用之間見問孝則思己孝何如而勿徒誦古人之氣質見問仁則思己仁何如而勿徒判二子之乾坤何至隔遠不切如觀醫人之治病針灸殊施丸散異用而曾不關在我之痛癢也夫操觚之士恪遵傳註此從來功令也然亦止為八股設耳至于日用行習欲求切己之務則經書所紀皆當隨身所處察諸參詳以取裨益如干祿一章解為貴之以難使不暇外務固一義也而解為學非苦難祿本容易則雖愚必悟雖柔亦強矣又一義也如飲食一章解為節飲食戒傷生固一義也然日用飲食乃中饋家人之事非聖人之自為也則解為教家有方學禮無苟不又一義乎又如相師一章解為持危扶顛矜不成人固一義也然瞽官有相本無顛危則解為不用士見賓主之禮時仍在彼相師之常亦猶老則用安少則用懷因物付物之旨不又一義乎凡此之類要皆義之所存經之所蘊而于聖人日用所謂常人能知能行者尤為近焉或者綱目熟思不至于痛癢無關也洛自受經以來每維聖人之書取精用宏詁之義恐不能盡逮今六十年矣披誦既久兼以閱歷或時有悟雖中夜必起條而記之雖甚不文亦過而存之日久稍尤乃檢為集用質同人儻絕嫌去忌賜之深思得如敬止之可以明止于顯足矣夫顯傳者之言止非詩人之敬止也然固無礙于詩人之敬止也而止之為義得以益明是可例焉云爾若以是為無益也則請以博奕猶賢之說進

榕村先生嘗言某嚴四舍弟耕學有頤甫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書須再補實氣之元一卷定九再將御名論補數繇仍敘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樂則某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在胸中只得一年工夫便

成冠禮須弟具禮再共斟酌其冢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鄉朝聘分日冠婚一項喪祭一項射鄉一項朝聘一項起于士大夫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消說如先儒議論參差者一論于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大禮約儀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于前朝廷大事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于後更斟酌一簡便禮書令鄉黨士大夫居家可行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

潛邱先生嘗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追逭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陋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經其失也俗三壞于王陽明講致良知之學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黃石齋易數疏臣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裁斷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三卦五爻丁卯大壯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詞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詞告誡人非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云云今周易洞璣即此疏之由來也

歐公論詩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將誰從毛當漢初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又幾及千年而蘇氏出其孰爲邑中之人孰爲郊野道路之人歟則於俱未通之中毛義必有授受非若後人之揣摩擬議者耳

方望溪以六條編書之法一曰正義當乎經義者謂之正義經義之當否雖未敢定而必擇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二曰辨正辨正者前人有所見駁辨而得其正者也今成正義因如而以辨書者所見駁之亦附于此錄三曰通論所論在此而通於彼以求乎發曰通論今于經說未協正義而理可通者亦入焉於通有二義四曰餘論之一貫有

當面可質以發明亦所紀也　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理先兩是其非已見矣恐人疑而是之則曰存疑又其甚者則曰存異以上六條乃錢溪先生所授以論先儒之說若纂書者之體

因名附見者各以數語別之

秀水朱錫鬯先生曰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眞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琪玉淸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圓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塡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周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圓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曰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曝書亭集錫鬯先生又言程子未曾受業于元公元公亦無手授太極圖之事其說備載集中總謂道教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圖康節之易元公之太極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爲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虛無而流于他道也王佑厚言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夫程子嘗言易初不知有先天言道初不知有無極此所以不爲異端所惑卓然在邵周之上也

蘇長公嘗問蘇子容貝公記史事如何習熟曰吾嘗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久遂記得長公曰我何嘗不如此畢竟公記得熟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始見佳處洪景盧亦自言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古人讀書者將未有不手錄者

古人畏逃不求立異亦不苟同劉向立穀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蘇子嘗作論語說子

由辨正之謂之拾遺是兄弟不必同也呂大臨爲程正叔門人解論語不盡用師說歐蘇解昊天有成命朱蔡解金縢皆各持一論是師弟不必同也呂東萊讀詩記大與朱子相鑿排及呂說板行朱子爲之作序古人豈以異己爲嫌哉

王西樵嘗謂司馬史記非一姓之書陳氏三國志不宜厠廿一史之數南北事非一統且有李氏南北二史則並列爲複合提出史記單行而以蘇子由之古史爲第一班書第二范書第三謝陛季漢書第四晉書第五南史第六北史第七隋書第八新唐書第九而以舊唐書作注參較異同五代史第十近閩人柯維騏輯宋金遼三史爲宋史新編其書簡嚴有體以易宋金遼三史爲第十一元史第十二旣正史體復除重書止此十二史古今備矣施愚山極以此說爲有見但柯史太簡須做其體例增之

安溪謂文中子于南北朝專統歸北亦有意思晉雖篡弑然旣一統其子孫播遷江東中國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爲正統乎宋齊梁陳相繼篡奪年代復促晉滅期値元魏興于北脩明禮樂慨然欲復古制春秋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天意無小外也後分爲東西高齊無復人道宇文能整理則以正統予周隋恰好承周後此以人事體貼天意亦頗有見朱子則一總分注于下不分正閏更自爲易

資綱目發明不知何人所作明史藝文志但載尹起莘綱目發明張時泰廣義而不言發明令修通鑑輯覽間有引用但引書名耳

安溪曰通鑑綱目大體已黑可議只有秦家十餘年竟當準王莽例黜之孟子所謂餘分閏位也其年不多于莽罪更浮于莽不過以莽後仍爲漢秦後不復周耳其實以漢繼周有何不可

宋仁宗命重修唐書歐陽公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不悅異文以所上雖觔太過又一書成兩

手詔命歐陽公詳加改正歐陽受命歎曰宋公于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入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進書惟列官高者是時歐位在上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乎遂各列名以進廬陵聞而歎曰自古文人相陵掩斯事古未有也

五代史契丹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又遼史本紀太祖姓耶律氏國語解云有國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爲耶律故國族以耶律爲姓又有言以漢字書則曰耶律以契丹字書則曰移刺明焦竑侯國史經籍志載有移刺楚材湛然集三十五卷又耶律楚材集十二卷一列于金一列于元以一人爲二人以一身歷兩朝甚失考據又金史國語解移刺漢姓曰劉

諸史爲緯通鑑爲經其旁史則汴水之歧異也邵子編年溫公日錄加酌略爲徵盜賊之起止宰相諫官賢者之去留天下事皆係宰相與諫官每一事視其所言按其時勢豈不犂然學校選舉賦役兵屯河渠鹽鐵諸事利弊時宜貴知要領通俗約通典爲志洪州賴貫與通考稗編兩史可撮會之理原易爲史事自繁經濟類編古論大史實用編學古適用編七說子百年眼論快編皆可折衷指其偏備削繁之兩病以醒後人 讀書劄記

黃太沖云碑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在己卯周公營洛邑在壬辰成王顧命在壬戌三者得其時日則諸家是非不難辨

萬季野撰明史嘗語方望溪云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默識暗誦無一言之遺長遊四方求遺書問往事網羅參伍而以實錄爲指歸凡實錄未詳者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以實錄裁之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吾更倍之非不知簡之爲貴恐後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不可益也

宋袁褧云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齋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

元陳子桱人四明 嘗大書鑑云趙匡允自立而還未停筆迅雷擊其案陳端坐不懾曰吾案雖擊吾手終不爲之改見客座新聞

本朝修明史于康熙十八年己未開館至乾隆四年己未告成初以前己未宏詞翰林纂修至丙辰宏詞諸公復加參訂前後六十年較之歷代限以年歲者相勝多多矣　明史歷志內增圖歷史所未有其詳核實過從前

宋袁文云紀年如紹興元年二月十五日則當云歲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歲次固不容錯二月卻書其月建作己卯歲次既是庚戌則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復記耶惟日則儻有參差故先書二月乙酉朔然後知十五日己亥無疑矣

宋宋濂作文原其下篇有云天德遐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乎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規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膠夫腴粗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眯者將以損夫明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九者死文之心也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涌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蛙蚓死生于甕盎而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

三家文鈔之刻七十年來時論翕然與之商邱之言曰奔迅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霽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爲而作踔厲森峭而指事精切鑿鑿乎如藥石可以起病者

歐氏之文也渾粹雅馴無鈎棘吻之態而不蕪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澂湖不波風日閒麗而帆檣之容與者汪氏之文也可謂雅潔形容而不覺其詞之溢矣侯以才勝而事不覈實議論可聽而不可行魏以思力勝而刻深偏駁好為異論奪理而品不醇汪以法與度勝而有旨不盡斷制無力篇篇一律而無變化要之各成一家較之吞劍對戰者固不可以同年而語矣

侯朝宗嘗言秦以前之文主骨若六經不可以文論其他若韓諸子左傳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漢以後文主氣若史漢八家皆運骨于氣者斂氣于骨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如李夢陽亦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蹉跌于中流也　又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有關係尋繹不能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摶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朝宗好太史公文字故立論如此相題立文如天造地設有一定位置有不可以意為輕重者秉正大而以閒碎不過文中之一種未可一概論也

汪堯峯答陳藹公書曰儒者闡文者載道之器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此言亦少夸矣古載道之文六經論孟下惟周張程朱之言或近之至于文之有寄託也此出于立言者之私也非道也如離騷託香草美人史記託游俠貨殖刺客以寄感激是也足下以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乎曾讀諸子百氏大家之文或簡鍊精覈或疏暢明白或汪洋恣肆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惟才雄氣厚故力之所注讀者驚心動魄改觀易聽斯已奇矣然求之于道則支離破碎而不合或拔猘磔裂決去聖人之畔岸

乃知讀者之驚駭改易皆震懵于其才與氣非於有得也足下愛其文將送信其道乎抑以不合于道遂黜其文不錄乎鈍翁此論深切空疏之儒高談欺世之病

李鹿門云八家後予于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諸書及精學記尊經閣等文有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陸宣公李忠定所未逮也如浰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眞簡書曰鹿門此論如晉之選也予謂有明之文統始于宋方東里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南歸震澤嗣者震澤昭穆猶存漸淪杞宋至陽明而中興爲之一振第自宋以來文於道分爲二故陽明之門人不欲奉其師爲文遂使此論不明可爲太息者也

姜西溟論文謂六經而後衰于左氏傳復振于戰國策

王陽明先生手書諫迎佛疏在海甯陳乾初家康熙丁巳其子敬之贈黃棃洲後歸會稽姜定菴京兆

荊川序董中峯集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

閻百詩云六經之外文之談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擅二書之勝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靡以爲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建實之簡至歐學韓而益暢之並去雕刻而務出于平易又一變爲長公從出與歐同出于用處而筆力縱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又論唐宋八家作文有四賓主之法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主翁之妻兒奴婢即主翁之分一身以治家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戚友分任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戚友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于四者除卻賓中賓而主中主亦止一見惟以賓中主釣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家無不然也此皆窺透前作者之苦心而開後學以法門可謂以金針度與人矣其實文章至極

之處全不在此

方望溪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昌黎曰春秋曰謹嚴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著其有關于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稍變然猶能識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獨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愼相昭帝十三年載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一載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書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蕪穢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昏微而不著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秉國之鈞以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謹以參乘則表發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

偶見王懋公論古文作論之法一曰鼠頭欲精而銳一曰豕項欲肥而穉一曰牛腹欲壯而大一曰蜂尾欲尖而銳還令人噴飯于阮亭論文與樂府亦采其說吾所不解

黃梨洲初選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續成文海四百八十卷極一代之大觀又摘其尤者爲授讀共二十八卷其論明文曰自宋方以後東里(楊士奇)春雨□(解縉)之手景泰天順稍衰化治之際西涯(李東陽)雄長于北匏菴(吳寬)震澤(王鏊)發明于南正德間餘姚(王守仁)醇正南城(羅玘)精練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歸有光)毘陵之(唐順)晉江(王愼中)講究不遺餘力大洲(趙貞吉)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後稍衰然江夏□□福清(葉向高)秣陵(焦竑)荊石(王錫爵)未失矩矱崇禎時婁東崑山風氣于其門人同時艾千子(東鄉人)名巨源(世)曾弗人(吳)卑牟相望計一代之作有至有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空同(李夢陽)突出始爲秦漢之文大復(何景明)應之王(世貞)李(攀龍)嗣興持論益甚四子所造不同其好爲議論則一唐宋之文由晦而得明明

代之文由明而反晦

胥疑匪禎札闥宏麻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虯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又東坡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深味徒令讀者翻腸停腎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其類不至板戶公堂研脚露裏班犬頁賦起爲空肚不止也榕村先生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其也如今年是戊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某年某總不用此直對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證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應德家居日有富平送新修府志者應德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輒不顧曰不通不通或問之云大明人修蘇州府志而標題曰姑蘇志不通可知矣以觀爲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另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竊笑此皆自以爲古雅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抉摘字句有飯飣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爲允宜班馬等獻所以令人鬼眼頫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覩覆之方今文章尙古吾黨之士罔不勖子雲之亭纍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予告歸臥病床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譽佳蔞乃容如以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辭好新類如此而愈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婿也若夫晚坟之言曰子瞻之文奇子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亂亦以穩當二字

作詩當如蜂之釀蜜採百花而成一味作文當如蠶之作繭繰一絲便盤一絲作詩而徒務爲飽飣之詩

是智不如蜂也作文而但習爲夌襍之文是智不如蠶也

楊慎許由廟碑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狐貉及仙掌銘日而月之星而辰之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韓子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動搖令人爲之不免指摘矣

東坡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皆知之此可爲高談古文者下頂門一針也

歸[illegible]執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illegible]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宋古文始于穆修柳開鄭條三人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

古人左圖右史不獨考鏡易明且便于記覽也吾師邱淞亭先生生平讀書凡雜記處皆以圖爲或作爲表閱者莫不瞭然晉末五代諸國按表可得歷代官制沿革尤便于閱也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自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今止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鈍翁嘗言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銜某府君勿加顯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皆無之牧翁亦然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奚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在夫歿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稱古焉

終